



洪翼靖奏藁 十八

營繕類
城堞 附官廨
川渠 附橋梁 植木
津渡
別考

共十八

カ 1
3481
18



力 1
8481
17

力 保
統 5103
卷 8-18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四目錄



營繕類

城堞

附官廨

川渠

附橋梁

植木

津渡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四

營繕類

御製叙

三公坐而論道謂之道揆百工審曲面勢謂之法守
 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為治之要也夫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宮隅之制以為城制經涂之軌以體野軌
 匠人之事也而成周之六官三千六百人莫不摠之
 於天官冢宰凡國有大興作大利害皆宰相職也世
 之居巖廊者有事則曰決獄問廷尉錢穀問治粟內
 史固大臣之體也躬親細務宮府一視亦有不得不



然之時今覽公奏藁營繕特一將作之責也若其守城濬川兩大政卽我先王經邦之宏謨惠鮮之至仁國以永賴民到今不忘而公乃左右而夾輔自在宰列及躋相府或發言盈庭而獨贊聖斷或謗書騰篋而力主長策謀始樂成皆出公手此實由我先王專任勿疑之盛德而亦見公智慮所發誠力所到有足以一言仰契也予小子履茲丕基今焉二紀蓋嘗有志於以祖宗之心行祖宗之政大綱正而萬目張百工熙而庶事康以求予從欲之治而環顧朝著曉達治體綜理時務者果未易多見也如歐

陽者何處得來政爲公道也因公所建白者爲營繕類其目凡三

年磐泰不拔之基而庶民子來鼙鼓不勝才四易月而告功宏規偉蹟若有神助洛邑之營豐垣之減猶不足比論也粵我 英陵朝改修石築迺立八門之號 肅廟初元經始北城益鞏三面之勢誕惟我先朝慨念春秋之義深監壬丙之事當八域昇平之日講百年陰雨之策以守城二字爲修攘之第一義其事則武王所以善述也其義則孟子所謂世守也於是乎一二臣同公實爲首三營以分部伍各坊以定疆界圖畫以識形便旗色以標方位推枰於厦甍之上布籌於奏牘之間著爲節目旣詳且悉雖廷議

歧異讐言朋興 上則惟斷迺成公則盡瘁後已百世之下可以見君臣遭際之盛矣若京外廨宇之修舉廢墜特推公謀體斷論之緒餘耳予於華城城役積費心上之經綸廣稽古人之籌略地則占勝制或創新財不煩大農工不調小民衆心成城三年而完蓋予所以視華城亞於京城也今公奏藁中東城之增雉北郊之設屯不勞民力取諸營儲何其與築華之規樞沕然相契也書曰曷不于前寧人圖功惟終又曰永不忘在王家其是之謂歟

自丙寅至己丑凡七條

以下
守都
城

御覽卷之三十四

丙寅冬 上曰都城盡為修築耶訓將具聖任曰臣之所當處盡為修築矣 上曰卿為守城之策自省

編亦有所云云卿亦見之矣卿有區劃之計耶聖任

曰臣未及商量矣禮參洪象漢曰守城節目御將

秀方講究節目成出後倉事可以議定矣 上歷詢

諸臣仍 教曰承宣亦達之公承旨對曰 殿下若

欲守城則惟當斷而行之矣以事之利害輒 詢於

登對之臣不曾決焉則無異於路傍作舍矣 上曰

雖欲斷而行之無奉行若奈何公曰全軀保妻子之

心人皆有之 殿下若移一步地則滿城之民皆為

魚肉矣 上曰國初築城亦有深意今若以守為決

則人必謂無南北之憂而何為此急急守城之計云

而昔年北谷出來有海賊之說而士大夫先動心矣

公曰民之避亂先亡無足恠矣從前壬辰丙子之亂

大駕去邠故民亦離散 殿下若以守城為決則民

不去矣 上曰因承旨所達想其時景像誠為殘忍

矣

守城節目改築節目成於乙丑丙寅間分授塚數

節目成於丁卯雖非公所撰成者而其後築城設

雉之役自多有互相證援者故附錄三節目于下

御覽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營繕類 城堞

三

以見節目之名縱始於前節目之實乃行於公云
守城節目

守都城之大計實 聖筭之夫斷凡我臣民孰敢
不一心協力上以體 聖意下以定羣志乎第其
應行節目必先播諭民間然後可以得力於緩急
故刊行節目以爲奉行之地○五部民戶各以附
近分屬於三營而分排一依庚午式年戶數磨鍊
各部每式成籍後以其分屬坊契及戶丁摠數修
成冊報于軍門及兵曹○三軍門所分授城堞皆
分作五停以前左中右後爲次立石刻訓左等樣

以標○每軍門所守城堞旣爲五若以一營守之
則五部分立五停以部守之則五司分立五停以
一司守之則五哨分立五停軍門部司之制設或
有異亦當從便分排○各軍門分授界限使於平
日詳知然後有事時可以各守信地以分授界限
作一小圖所分坊契亦爲詳細列錄刻板頒布○
五部各契皆造一小旗而訓局則黃色禁營則青
色御營則白色書以某部契又書訓前訓左等字
以爲標自該營門造給該郎而常時藏置本營有
事則分給○有警急之時則該營發差傳令該部

得勝卷之五十四 卷三十四
眼同領付戶丁登城分守該部如或不勤自軍門以軍法從事○脫有緩急則每戶除老弱守家人外盡爲守城至於東西班實職前銜以上及儒生出身雜科閒散人等亦當一齊登埤并力守城爲小民倡

都城改築節目

都城將頽改築處多一時盡舉事甚浩大實有軍需耗竭之慮自今以後三軍門另加節用容有餘蓄今年築一處明年築一處逐年改築則財無一時匱盡之弊城有萬年堅固之效自今年始役而

勿事觀美必以大石堅築雖礮來撞碎難破碎爲期各軍門就其分授處每年一處必爲改築而大將時時出往董飭○城內外松木茂鬱城與女堞齊被其蔭翳灰未成石輒致頽崩且守堞之軍無以運容人得攀登容易越城城內限五步城外限十步各軍門定校卒從容斫伐使京兆郎官及四山監役眼同舉行所斫之松逐根烙印俾無憑藉偷斫之弊堞內所斫則不過穉松以爲築城軍炊飯之柴城外所斫則盡爲造壁之柴○城堞盡築後依前城底民人等處計堞分授春秋則三軍

門大將各一巡看審每朔則四山監役一巡摘奸後卽報各營三軍門將校三巡摘奸而城堞蓋石或有見失者卽使逢授人必依當初所蓋甃磚樣造納軍校眼同蓋覆塗灰等事一如初役時○自前城役時雇軍料布皆自戶兵曹上下而軍門不無虛張之慮該曹亦有剝減之弊彼此持疑延拖歲月故糜費反多而城役不實此後則築城改堞時自地部定送解事筭員一員限畢役主管料布用下之數兵曹準其用下米數磨鍊雇布事甚着實依此舉行○城築在山脊者或內外沙頹處若

不卽時填築則非但有全城頹壓之患畢竟亦將無基可城三軍門另加看審其沙頹處卽以木石另加補築○城底有四五射場而閒良輩不畏國法許多堞石任自毀去分付五部城底射場一並禁斷

都城分授堞數及所管民戶定數守城節目訓練都監分授城堞自肅靖門至敦義門合一千五百十四堞所管民戶中部三千八百三十五戶北部四千六百六十六戶合八千五百一戶○禁衛營分授城堞自敦義門至南小營合一千五百

四十二壕所管民戶西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四戶○御營廳分授城壕自南小營至肅靖門合一千四百四十九壕所管民戶東部五千六百九十一戶南部八千二百三十九戶合一萬三千九百三十戶○今以五部分屬三營而各部戶數自有多寡故以中北兩部屬之訓局以西部屬之禁營以東南兩部屬之御營○每式年令漢城府一從大中小戶數以大戶三名中戶二名小戶一名爲定每朔摠書大中小戶數依定式摠書人口名數一件各報所管營門一件置各部一件置京兆以

爲臨時領付而今者定名不過假令若於閉門守城之日人人皆自登埤則何必泥守此限京兆式年成冊外東西班實職前銜以上及儒生出身雜科閒散人等各從字內盡數登埤○今此戶丁分排之數姑從甲子式年戶籍磨鍊而盲人獨女等應頃之類不在此中五軍門正軍之無率丁者亦不舉論○有警急之時則該營傳令該部使之調發戶丁登時守堞該部官一齊領付於該營門如或不得行則該營大將以軍律從事○計壕派守之法分數刑名之制各該營從便磨鍊而各門把

守及各路巡邏等事不必預定臨時分排○城上設雉設舖軍火器械伏路懸燈等節各該營擔當舉行○五部官既令管轄於三營則事體有別事關於此節目而如或不遵令不謹事則從輕重草記論罪

辛未秋公

御將時

奏曰

國家大計既決守城守城凡

具疎虞莫甚臣待罪廣州時見石子之高積此蓋不甚費力而急時當極有助矣臣營分授字內平夷處欲為徐徐聚石以為積久成大之計矣上曰此甚大有益矣御廳字內何處耶公曰興仁門光熙門惠

化門等處即御廳字內而非但只聚於臣營字內各

營字內亦為積聚則好矣

上曰可後十年公

領相時

奏曰 睿籌既決守城諸具不可不隨事措置至如築鹽一欸尤是守城之急務而以都城之大諸軍門之財力反不如守禦使南漢之制置豈不慨然然不必一時多築各軍門大將各自留意每年隨力築鹽於各其營內則緩急得力當如何耶 上曰然

冬公

御將時

奏曰我國含冤忍痛之義尚無可伸之道

但胡無百年之運而彼人之入據中國已過百年此誠 國家自強內修之時也 國家武備無不疎迂

以下
東城
築雉

而最是城池全不成樣雖不可盡爲改築至於雉堞則不可不速築也 上曰其制何如公曰如景福宮諸門之有城角也 上曰如墩臺乎公曰與墩臺之意一般而比本城差高矣 上曰當彷彿於興仁門之外城耶公曰頗近之矣 上曰其廣當幾間耶公曰兵書則書以三間而臣則欲以二間爲定蓋不必太廣故也 上曰三營門欲一時並築乎公曰一時並築則必有騷擾之患故自臣營先始之矣 上曰物力將何以辦得耶公曰不必自 朝家辦給營門當自備爲之矣 上曰所入當幾許耶公曰不過數

三萬兩矣 上曰當費幾朔而畢役耶公曰不過數

朔也 上曰卿言太無難矣明年冬公御將奏曰臣

於去年以東城雉堞設築事仰達未知 殿下果能

記憶而臣之待罪本營已多年所略有財力之鳩聚

者 朝家雖無他物力區劃之事臣營自當不勞民

力臣已以此事相議於右相李天而必待 下教然

後方可設施矣 上曰予以守城事已作節目而今

聞所達大臣入侍時當更議矣公曰歲後若卽爲始

役則數月之內可以了當若少有傷民害財之慮則

何敢仰請而以臣營物力足可專當如欲守城則此

爲第一急務且都城東邊最低雉堞設築時視本城
差高築之則亦可無低陷之患矣 上曰光熙興仁
之間當設幾雉乎公曰臣意則當設四雉矣 上曰
五雉可也訓將金聖應曰南伐院亦宜設一雉也公
曰然則當設六雉而雉城設築時物力自臣營專當
之意已爲仰達而但本營雖有錢儲米木極甚苟艱
今此許多匠募料布米則當入八百餘石木則當入
七十餘同勢將買用而亦無自下多買之道賑廳舊
陳米及兵曹久陳木自前多有減價發賣之例如此
大役尤不可無從便變通之舉賑廳米八百石兵曹

木七十同依他例發賣取用恐好矣 上曰可公曰
紀效新書雉城制可見其詳矣 上曰雉城之制果
如此矣騎城舖何也公曰城上小樓是舖矣臣於此
等事本自生疎欲選臣營中可仗人而董役矣 上
曰誰也公曰臣營別將田雲祥矣 上曰亦宜作舖
樓使軍卒得以免風雨之害可也公曰盡築雉城後
徐當更稟矣癸酉春公御將奏曰雉城之役今方經
紀而募軍布猶似不足與戶判趙榮相議下地木四
五十同依兵曹例減價覓用似好矣 上曰限百同
買用可也越數日靈城君朴文秀奏曰雉城物力御

將自本營自備雉數漸多工役甚繁聞有從便變通之道而嫌不敢達云矣公曰所入財力既已拮据不必更請而但役糧終甚不足庚午年條先來儲置米逐年移減者今年則姑勿移減而退減於後年則無失而大役庶可成樣矣 上曰庚午年條當初特命蕩滌而卿等持難故還寢矣更爲蕩滌好矣公曰三軍門移減都數乃是萬餘石則決不可蕩滌御廳尤不可異同臣帶均堂有難承 命自 上如或軫念城役則所謂移減條只命退施於後年而今年給代盡數劃得則亦可賴此而完役矣 上曰可其夏右

承旨金尙重奏曰今日掌令李壽德上書以爲今此旱災專是築城時暴骸之由云矣 上曰或有暴骸

之事乎公

御將時

對曰始築時藁殞之在城底者令將

校設祭移瘞矣 上曰卿必善爲之掌令李壽德上書略曰顧今東門之役既出陰雨之備則 國家之遠計廟堂之長籌實是萬世鞏固之術而從古城下亂塚無主修堞之際自不免殘骸之暴露 大朝惻隱之念主司體行之道非不盡愍恤之意埋瘞之方而藁草短壟朽骨如麻不但行路之慘憐抑恐冤氣之悶鬱有足以仰干天和臣謂申飭該府亟行掩骸

檢遺錄卷三十四
之政亦推矜恤之典以慰出地之魂俾垂及骨之恩則此亦爲應災之一端矣公陳書卞曰伏見掌令李壽德書乃以東門之修堞謂有殘骸之暴露結之以冤鬱之氣上千天和臣以主事之人誠不勝其驚駭震悚也然旣曰盡埋瘞之方又曰朽骨如麻何其言之矛盾也臣不量已分妄畫大計悠悠之說一切任之而其所設雉處則或土築於斷岸或沙填於淤泥閱月治基董能排石亂塚有無初非可論其中一雉將鋪之所地勢稍平方圓數間之內果有兒塚十數而土淺草朽殘骨慘然臣卽揀日酌告移地厚埋此

蓋仰體 聖主掩骼之仁躬自看檢靡不用極孤魂旣安和氣可導則彌月旱虐之歸咎於斯非臣意慮之所及而浮俗易動一唱萬和臣固知傳於臺臣者特不過塗聽塗說臺臣之聞而言之者亦未必出於深意而若其召災之由則臣實當之臣心惶懼當復如何云云越一月左相李天輔奏曰以城役事臺臣李尙允陳書論之而大段爽實矣 上曰元良何以下答右相金尙魯判義禁申晚誦對曰如是爲批矣上曰噫六旬暮年爲守城大計雖云迂矣此亦一片爲民苦心有城則有雉古例班班而頃問雉城之制

德澤堂 卷三
欲爲而不果御將之擔當不數月告厥成功非御將無以擔當此事心甚嘉之然有此等事則必有譏沮之論傳聞之註誤不是異事李壽德之頃者陳書已是風聞之過中而至於李尙允則非徒過聞與仁之於光熙豈一里之間乎一爽實以數十之殯謂以數十百塚二爽實城底亦豈有古塚而給布命瘞乎三爽實也御將擔當意實爲國而今挾雜之人若是詆謗一非也頃者登覽西城農壇之回又有下教人心方朋興因此機欺我元良二非也大殺之年草殯城底雖或有之若有司存焉所當禁也果若尙允之章

非徒禁標內皆令許葬於城底乎若此不已將至於宮墻之外挾雜逞志之意雖緊職在司憲不顧國法乎三非也元良不能覺察其令該府處之之請勿施頃日領府事道傍所請亦不爲以御廳設祭故也尙允莫知予意或請特令賜祭則可也多設酒食有若犒饋其魂乎此則初旣夸張故末又浮張也御廳旣設祭更何可祭其命置之又 教曰雉城時都責應前萬戶李枝英六雉監官教鍊官吏修章成胤祐等邊將除授持平李尙允上書略曰伏聞都下喧傳之言東城改築時自東門外至水口門外相距幾爲一

里許而近年癘疫大小疹痘所沒男女老少不知其
幾千舉皆草殯於二門之間其他外方人客死之類
無所於歸則亦皆權厝於此貧民下賤無財力不得
謀葬仍爲此地之士者前後無數 朝家亦念築城
時或有暴骸棄屍之患使之移瘞他所令攸司給布
掩骸而董役監瘞之人不能致察使累千塚男女新
舊之骸同埋於十數坑坎之中折骸碎軀首足易處
棺槨衣衾無以斂束顛倒狼藉殆不忍見若使死者
有知豈不冤痛飲泣於冥冥之中哉此足爲致災之
端若一任其委積坑坎無復慰悅其冤魂則何以解

累千冤結之氣得以消災而致雨哉臣謂宜令有司
多設酒食祭告其魂其時監瘞之官亦施重勘則此
亦洩冤弛災之一端也越數日持平李尙允達曰伏
見 大朝所 下傳教十行絲綸至嚴且截有非臣
子所敢聞者臣奉讀未半惶實震剝誠不知置身之
所也噫臣之所論萬萬無他意東城雉役固是 國
家之大計 聖筭夫斷工役垂訖臣於是亦嘗欽歎
第城底藁葬自戊寅大疫以後 朝家不能一切禁
斷古墳新殯纍纍相仍開基杵築之際舉皆移瘞而
監瘞之官不善舉行合聚衆骨混埋同坎不翅數十

處愁痛驚慘有不忍見此則臣之得於輿論者也雖以臣耳目所及言之或失其藁屍而不得或董尋於亂坑而移埋亦或有京華士族之兒遐方應榜之人權殯此處不免亡失卽此一事或不無干和而致災顧臣憂愛之忱無所不至妄謂設厲祭而罪監官庶可以慰解其魂爲一分消弭之道矣一言半辭初不及於城役與主事之人一毫挾雜實非臣意慮之所敢萌云云左相李天輔奏曰頃者李壽德亦言城役事而只以風聞論其大體固無深意矣今此尙允之言則爽實甚多蓋興仁之於光熙其間不過六雉而

元無衆塚惟第四雉之傍果有數十兒塚故御將自出紙布遍祭諸塚然後移瘞他處此可謂處事曲盡而臺言則不然以數十步謂之一里以數十塚謂之幾千塚豈有若是爽實之言乎鄉居年少之人言語差爽固不足恠而但其遣辭多有可駭折骸碎骨等語播之中外不祥甚矣且莫重城役實爲宗社生民之大計設使有衆塚掘移之事固不足恤以國初定鼎時言之掘移衆塚豈不多矣而未聞有召災之事况都城外十里自是禁標之內則該部例當掘移御將事有何所失乎臺言極爲非矣公上書曰臺書

論斥遣辭慘刻實非尋常刺論之比大僚既陳事實
聖鑑亦賜照燭臣不必與之啾啾以傷事體而惟是
累千塚十數坎以下云云之語見之慘目言之痛心
噫嘻臺臣真以此至不忍之事謂人可爲耶頃因掌
憲之書臣已據實陳卞苟使臣誠信素孚於同朝則
宜其見諒於臺臣而今其言又如此視臣言反不如
塗聽之說及其引避則果於立證至以耳目所及質
之多見其費神之太勞且凡誤事之罪例歸主管之
人今乃獨請監瘞者之罪而不及於主事之人云者
又何其心口之不同也抑所謂監瘞者卽非別人而

臣實親檢則有不待指斥臣身而臣自歸於難貫之
科矣嗚呼今茲累朔之旱果若緣臣而致之則其爲
罪萬隕難贖而人言罔極愈出愈奇誠莫知何所止
泊云云 小朝批曰茲事 大朝有開釋 下教卿
何過嫌卿其勿辭其日 上下詢春坊官曰昨日書
筵權禱有何仰達乎輔德沈墪對曰權禱以旱災陳
戒曰御將於雉城開基時多發城底衆塚移瘞一坎
有一北道人客死者藁殯於其傍亦爲混入於其中
死者之子來尋不得號泣道路云聽聞極爲驚慘此
等冤氣豈不干和而致災乎且聞浮石之所逼近

思陵以致震驚 陵寢斲傷山脉豈不萬萬驚駭云云矣 上曰其言至此之甚耶左相李天輔曰北人之說臣所未聞而 思陵主脉之說尤不近理軍門浮石自有定所矣 上曰頃聞浮石於蘆原云蘆原近於 思陵乎天輔曰絕遠矣其言誠可駭而此出於老妄幸加寬恕好矣越數日承旨具允明曰御將因權禰事至今胥 命而昨又陳書未徹矣 上曰權禰事極是意外御將處義不得而亦不可不一番查問矣承旨趙明鼎曰御將書中北人客死事亦願行查云矣 上曰事係重大不可置之果如其

言則御將難免重罪若爽實則言者亦當反坐矣仍教曰昨者以左叅贊權禰事有處分而茲事莫重非徒爲當之者國體攸在不可不一番查覈果有其事御將自有其律若無是事白於元良者自有反律噫盜陵園樹木亦有其律况伐石於 陵寢山脉乎卽遣兵曹郎廳與京畿都事眼同摘奸以奏仍 命召兵郎金會元 教曰汝與京畿都事偕往 思陵奉審摘奸以來明鼎曰浮石處則不當言奉審矣 上曰不必往浮石處直往 思陵奉審如有一拳石移動者則御將當重繩先往 思陵可也明鼎曰只往

思陵而不見伐石處權禍如或變言他 陵則奈何
上曰浮石處則當率御廳將校而往渠或錯指他處
則豈可信乎不如直往 思陵矣但其言主脉者亦
不的知近處也承旨李之億曰然則雖天磨山亦謂
之主脉乎明鼎曰浮石處終不可不摘奸矣 上曰
兵郎柳思欽另往浮石所摘奸而率去御校可也若
言 泰陵 貞陵則猶或近似而其稱 思陵者必
有意也此應有造言者矣柳思欽還以地圖進 上
展覽曰此去 泰陵幾里乎思欽曰距火巢近十里
矣 上曰非來龍乎思欽曰伐石於山下平坡與來

龍遼絕矣 上曰去 思陵幾里思欽曰問之居人
幾至三十里云矣允明曰俄者權禍送言于政院以
爲非 思陵而乃 泰陵云矣 上曰不直矣以爲
初爲誤言云爾則可也而爲此變辭乎允明曰聞方
待 命云矣 上曰宜卽待命矣雖耆舊之臣何可
不嚴處乎昔年阿保之葬予已浮石於蘆原而用之
若以御將謂犯山脉則予已先犯矣 思陵摘奸騎
郎金會元京畿都事李顯重復 命會元曰 思陵
元無一片石浮出之地矣顯重曰其處全是土山無
石可浮與今番浮石所相去三十里矣 上曰權禍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年七十九而如此豈不多事乎翌日知申沈星鎮讀
權福緘答 上曰緘答中所謂李寅翼誰也記事官
洪亮漢曰孝寧大君子孫也 上曰居在何處亮漢
曰在於西小門外矣 上曰予之所料果是矣此必
是以城役之或延及西邊爲慮毀撤其廬舍做出此
等語動得權福而爲此舉也仍 下教曰大抵囂囂
爲今痼弊今見權福緘辭惜乎重臣也李寅翼渠雖
璿派不過一白徒則此等之人稱以人既可信信浮
囂而自歸孟浪乎然既有造浮囂者若此之類心常
痛駭既聞之後其宜嚴處此無他東邊既設雉西邊

之人今方朋興脅于東杜于西造訛傳訛也渠若有
嚴國法重紀綱之心莫重莫大之處焉敢造浮囂乎
李寅翼喬桐府定配押送以示懲一勵百之意今則
事已白脫御將復何擿捱其令勿待命卽爲牌招公
仍上書曰臣遭罹罔極覓死不得走伏金吾泥首胥
命惟我 大朝念臣罪之過重憫臣情之崩迫忝官
審覈本事脫空臣可以復廁橫目之列 聖恩天大
隕結難報大抵末世浮言率多無實亦或有依倚彷彿者况其浮伐處雖是從古無礙之地臣旣不能親
覩故重臣筵奏後臣亦不能無萬一之慮則重臣之

然疑於聽言之際提論於講經之餘者揆以事理信無足恠而要亦不過爲老臣爲國耿耿之誠耳臣之當初匍匐命只欲明其事實而已顧何敢一毫致憾於前輩長者乎緣臣之故重臣荐被嚴譴又解職名在臣私義誠益不安且聞臺臣昨又陳書斷斷不已云論人致災之罪則自不覺其太刻嫌人自明之章則反謂之以不廣臣何可開口對辯以迎其方生之銳氣耶云云 答曰卿其勿辭察職

辛未春公

御將時

奏曰御營廳分授字內惠化門北邊

城六間半日前崩頽城堞體重卽速修改事已爲草

記啓下戶曹出關然後始爲舉行而戶判今方在外色郎不敢任自出關體例卽然而城役磨鍊自有應行前例判書雖在外一依前例急速舉行俾卽修改之意分付戶曹恐好矣 上曰可

庚辰秋公

戶判時

奏曰宮城每當頽圯時營繕修築草

草了當以致不久還頽若自軍門分授界限以戶兵曹營繕所給料布移用而改築一如城役之爲則可無如前頽頽之患亦有合於嚴宮城之道矣 上曰可

乙酉夏公

領相時

奏曰北城主脉補土之役今已了當

鍊戎臺一局若使摠使一向盡心則別無可虞者而
以地勢言之戎臺在北山之西北故肅靖門北東無
以照管東村樵採之類任意往來童濯無餘已不勝
其痛駭况其一帶長谷介在城外虛曠蕪廢所見可
悶自前已有募民入居之議而尚今未遑者全由忽
於遠慮視若餘事也此是御廳分授處故御將爲之
深憂常加料度昨日則親往遍審方欲略略設施此
不過募聚民居於回抱之平地買給近處屯田設置
若干倉穀使之資生而安接不欲煩諸朝家從便
自營門經紀而事係新創難於獨決往復於臣臣果

力贊之不但爲環守都城之計實有與戎臺表裏聲
援之益使之及時措置以爲緩急相須之道似好矣
上曰卿其取紙而畫陳此誠好矣使御廳卽爲舉行
可也所置之田爲營屯而居民將爲屯軍耶公曰自
當如此而御廳有本牙兵而自廟堂定額今不必加
其軍額就其元摠中移定則自可依其事目除雜役
矣上曰依此爲之御將金漢耆曰肅靖門城底山
麓多有頽圯處殆過六七十間若經今夏潦水則城
必崩頽莫如及今補築矣公曰東北城底地勢之可
悶誠如御將之所陳矣大抵城役時則例出戶料兵

布而城底補土時料布曾無明白之例若以遠慮惜費之道言之及今預修豈不萬勝於多頽後始築乎御廳則雖是為國而自備物力於朝家所不知之役不成事理兵戶曹則視若應行徑先舉行亦關後弊今則既經筵稟前例有無不須論桑土綢繆不可忽戶曹米兵曹木自備局別為量宜劃給仍使御廳添補完役事甚便順矣 上曰可

己丑秋公領相奏曰北城頽圯處令戶兵判同往見

之後劃給物力趁即修築之地為好矣 上曰守都

城予之大計既有此計則北門若此其何恃乎聞卿

所奏體城已圯云其下近處頽落亦不可不及時修築者豈可付諸本營門而已此國之大計予當築此城而安眠戶兵判同往看審

附官廨

自乙丑至乙酉凡六條

乙丑夏公廣尹奏曰臣於下直時見右相趙顯則以

為廣州一境皆為守禦廳所管故行宮一鐵一木或

有破傷處而皆令本廳修改此實有弊云矣守禦使

趙觀彬曰廣尹善達矣廣尹既入處行宮則頽圯處

時入者當為修補臣意則令廣尹專主修補之役為

以下南漢行宮

好矣 上曰此言是矣公曰右相亦言廣尹或當緩急之時則無可容膝舊時所在衙舍修補以入爲好云矣 上曰右相則欲移勞於守禦廳矣領相金在魯曰如使廣尹主管則必劃給修補之物爲宜矣 辛巳春守禦使尹汲奏曰南漢行宮漸至頽圯不可不修改故前守禦使李益輔在任時筭摘以來而卽今本廳財力蕩然今方多般拮据而至於材木則關東木外他無可得之路去年關東道臣筵請防塞而其後亦有許斫之事且行宮修補事體不輕雖有禁令合有變通之道矣 上曰難矣左相李瑄曰北漢

行宮修補時曾有所許矣公

左參時

奏曰行宮修改不

可遲延而臣之待罪本營時亦爲經紀而因徑遞未果木物非關東則無出處雖有禁令如此所關尊重處不可一例論且守禦使嚴加操切只就當入者而筭摘故其數不過數百似當依摠廳例施行矣 上曰已許摠廳乎然則依所達許施甲申冬守禦使金陽澤奏曰南漢本府客舍年久頽圯殿牌奉安之廳舍亦甚破傷府尹尹得雨有修改之意屢朔經紀上梁改瓦而物力罄竭將不免半塗而廢報于臣營自前外邑公廨修補時 朝家間有劃給耗穀之事矣

今年則 朝家許令三千石加分而以此耗條劃給
則官舍巨役庶可了當矣公領相奏曰廣州客舍年
久頽圯所見愁痛尹得雨擔當改建奉公之誠誠甚
嘉尚至於物力以其些少捐廩之蓄何以支當耶在
前修改時既有 朝家顧助之例今此加分條便是
常數之外還上畢捧後加分耗三分一全數劃給而
守廳米條見方苟艱云此米則守廳取用以該廳米
代錢所捧者計數充給則尤似順便矣 上曰可
庚辰秋公戶判奏曰司憲府大廳及廨舍盡為頽圯
不可不趁今修改物力當自本曹區劃而宜有主管

以下
京外
公廨

人監察中一人別為主人眼同檢飭好矣 上曰可
辛巳春公備堂奏曰江原監司金孝大狀本以寧越
府客舍衙舍倉庫之屬今方修葺而本府物力凋殘
有難經紀監營亦無助濟之路常賑耗穀中量劃事
為請矣本道詳定改釐正之後凡穀物並管於京司
守令無以措手今此本邑客舍修改之役初不設施
則已既始之後 朝家恐不可無依例劃給矣 上
曰雜穀二百石許給可也
夏判尹李之億奏曰漢城府戶籍庫修改之役已有
成命前堂上劃定諸郎而以物力之全不相當尙不

得始役矣 上曰予已許之而若其張大之則亦未
知便否也公右相奏曰籍庫當改者至於五梁閣二
十餘間云以平間計之當為五十餘間曾因本府堂
上所達劃給賑廳米錢而至今不為設施者專由於
所得物力之十分不足故也云籍庫所關甚重趨即
修改事更為申飭物力如難可繼則自兵戶曹分出
完役似好矣 上曰令賑恤廳顧助冬判尹李之億
曰戶籍廳庫舍今既畢役但役價未給者多今有三
百兩然後可以給價完役此外前判尹南泰齊時所
貸出戶曹錢二百兩報償無階况此三百兩實無辦

貸之路誠可悶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右相尹東
度曰臣在戶曹時一時許貸而本係經費若蕩減則
有關後弊矣公領相奏曰雖是地部之財既入於公
用則何可還報乎分付戶曹自雜物庫蕩減其不足
者賑廳更難責出以兵曹木一同錢百兩劃給使之
速為完役好矣 上可之

甲申夏公領相奏曰前因兵判沈鏞以造紙署變通
事陳達至有商量更稟之 命矣本署責應非但事
大交鄰之紙地而已則其為所關固自不輕而數小
紙匠因其役繁相繼渙散本署廨舍毀廢已久無以

更修其疲弊不成樣之狀誠可寒心在 朝家軫念之道數千兩趨今許貸然後可以拮据料賴折半以賑廳新劃給中依他例劃貸折半以兵曹錢貸下兩處所貸計年還報一欸自備局商量分付公廨則自摠廳顧助修改似好矣 上曰可

乙酉春公領相奏曰畿伯李景祐狀啓加平郡客舍倉庫軍器龍仁縣倉庫修建而兩邑力絀所入物力實無拮据之道依近例從長區劃事爲請矣在前如此之役例有儲置或常賑穀劃給之事今則儲置不足當以常賑穀代劃加平則倉庫軍器修改外又改

客舍折米三十石龍仁只是倉舍修建折米十五石並卽劃給使之斯速完畢似好矣 上曰可

川渠第二

附橋梁

植木

御製引

濬川卽大舜格廟後首舉之政也與肇州封山并列于經夏禹之治洪水滌源而導流其揆則一也夫水火之於人善其事則日用飲食爲六府之二不善用則厲民病國失五行之常火不可嚮水易於狎其爲害也水爲甚焉開川之名始於國初發源於神嵩會流於清漢五步一橋貫于都城如銀河之經于天奕

奕有光氣而傍岸閭井棊置而星羅焉李賢老明堂
禁穢之說魚孝瞻駁之孝瞻之論固正矣伊後累數
百年穢不禁而川不濬沙淤之所壅閼霖潦之所泛
溢民之昏墊亦云近矣倘微我先王盛德大業一
念民國臨門而詢衆發策而試士斷自宸衷舉以
行之則幾使豐鎬之衆坐見耿亳之患記昔庚辰之
春駕臨川上親董版鍤之工誕宣絲綸之音每
聞呼邪蹶然而起之教猗歟大聖人天地之心
也黃童白叟瞻望羽旄如西湖魚鱉北望祝千萬歲
壽時則公惟左右公惟奔奏雲臺築堤之策公也瓠

子負薪之勞公也世之論公經濟之才者輒稱濬川
協贊之功焉觀乎斯編公又安得辭也抑予嘗以爲
修橋爲濬川之經緯植木卽濬川之根本鄭國之徒
枉不成則濟人以輿非謂惠也牛山之斧斤不時則
善崩之岸何以防之至於耕犁漸及山腰民家多占
衢路濬司設置未聞修舉弊政叅軍巡察反致貽害
平民令式非不昭揭飭禁非不申嚴而庚辰地平半
入沙甯三營錢貨徒歸尾閭蔽一言曰紀綱不立也
如有儀我公者予將穆然垂拱而已於濬川乎何有
自辛未至甲申凡一條

辛未夏公御將奏曰城內諸川盡為湮塞若或大水則都民必有漂沒之患不可不一番開濬矣 上曰關中塘梁亦皆湮塞此由於山無長養之木而然矣大抵城內人民可謂殷盛矣六曹前路舊禁人家今則多矣鍾街前路若復如此則奈何公曰濬川一事非動一城動三軍門力則不可為矣 上曰雖濬川將置何處乎公曰積置川邊左右而為山種樹則好矣 上曰觀豐閣近處古不湮塞而今則盡塞必是鷹峯沙石流來而然昔則騎馬出入廣通橋下云都城處地雖洪水汎濫必無沉沒之患外賊雖欲灌城

亦不能矣大水則船入箭串云而自其處灌水至興仁門似難今番見之則露梁津大半湮塞為沙場矣公曰水口門亦為湮塞水不得通洩青梁橋矣冬公御將奏曰城中川渠盡為填塞若當夏節則川邊所居民人無不荷擔而立或至於渰死矣 上曰予以此為慮者亦已久何以則可以疏鑿耶公曰春間若為之則不至甚難何可以一時貽弊於坊民為慮而不為也不過十年川邊必無村家矣 上曰當使漢城府為之耶公曰漢城府發坊民三軍門又從而合力則好矣 上曰予意則城堞尤急以明春為之似

宜矣公曰明春若為此役則再明年始可為築城之役矣 上曰若備置物力則自可為之再明年亦何妨也公曰臣之待罪軍門時若不得為之則何可必後來者之必為也 上曰此則卿言是矣必預先備置物力及器械可也翌年春 上曰川渠已全塞矣公御將對曰數十年間所塞似踰一丈矣 上曰予不欲動民而今則已全塞奈何當用幾日赴役公曰似當至五日矣 上曰所濬沙土當置何處公曰當置訓練院矣 上曰卿曾請種樹於訓練院若置此則可作一將臺矣公曰濬川事 俯思即決好矣

上曰卿如主人故問之晚年恐一役民矣冬公御將奏曰目今川渠日漸淤塞苟值霖潦則橋上水高一丈人不能行今若不濬都民無以堪矣 上曰雖如此何可猝然為之乎公曰臣曾以此有所料量者若欲排戶赴役則每戶當不下十五日此誠難矣欲用募軍則有三萬兩然後可以為之役則大矣癸酉冬公禮判奏曰即今城中川渠日漸淤塞不過數年民將漂沒 聖明在上而城中民家或至漂沒之境則其為驚慘當如何哉明春則不可不濬矣 上曰如欲濬之則當用何軍公曰此是巨役坊民及軍門軍

募軍皆當用之矣 上曰予亦豈不欲爲之而不數年必復如前故難矣公曰昔盤庚遷都以救民苟可以救民則雖遷都大事尚且爲之今何可難於振作而不救漂沒之民乎卽今橋邊積沙已高於橋若不決意爲之則不數年必有大段漂沒之患都下人心無不欲濬之矣 上曰然則卿其量度人夫及物力所入數作爲笏記以進翌年秋公御將奏曰守城大計無如鑿川必自 上勇斷然後方可救民矣至戊寅夏公訓將奏曰川渠之濬急於救焚拯溺矣 上曰卿等擔當濬渠可也公曰若使臣等當之何敢不

盡力奉行乎 上曰雖使濬掘而其沙土無處可置矣公曰或云舟以運之或云車以載之馬以馱之姑未知何說之爲得而第始事則自有區處之道矣 上笑曰舟何以入城中乎公曰舟運之說若值大水則似有運去之道云矣翌年冬 上曰濬渠事果何如公濬堂對曰宮闕都城川渠於國爲大今若爲此舉則 聖功可謂億萬年永賴而但所入太多以是爲慮矣 上曰物力及軍丁何以爲之乎公曰區劃十數萬財許用近道民人然後可以完役矣 上曰若募軍則財力何處得來乎公曰雙樹上黨山城餉

穀其數太多實爲附近邑民人莫大之痼弊除出作
錢可爲飢民救活之惠雙樹一萬石上黨五千石自
賑廳句管令道臣從便作錢之意分付好矣 上曰
可翌月公奏曰濬川之役雖始於明春若干水道亦
宜先試禁御兩營上番軍日氣不甚寒之時從便使
用似好矣 上曰可越數日 上以濬川事 下詢
公對曰目今日氣不甚寒仍令先運其所濬之沙築
於閒曠之地則似好大抵此役不但都民之樂赴至
於各營軍兵亦皆願赴矣今番之役不過築沙兩邊
以開水道以爲來春竣事之地矣都監軍自願者勿

以坊民例使之皆以軍門例使之似好北漢僧軍亦
皆自願若以坊軍例使之則不可無調發董役之人
不若使渠輩自爲之矣 上曰然矣翌年春公
奏曰濬川器械及凡百策應各軍門分當舉行事力
實有不逮之慮今當始役無料員役及牌將之料其
他小小需用不可又使擔當姑以賑廳米錢木推移
先用徐以他條請得還報爲好 上曰可公曰各軍
門無限需用專靠於軍需故三軍門大將頗以爲悶
無寧趁時區劃之爲便摠戎廳本無財力今番新鑄
自當割添該營應下而城役物力則自有畱置者三

軍門各二千兩先爲貸給待本所畢役以請得財力
所餘從後移給於摠廳似好矣。上曰此是次次貸
用三軍門各貸三千兩事分付摠廳可也越數日
上以濬川物力事。俯詢公對曰此後則當待外邑
之力若未及則將自京貸用爲計矣公又曰東城外
大川失其故道專由於農民之犯耕築堤也今番濬
川後亦將插抹編結而若無檢飭則又將如前臣意
則川邊近處田畝依長山之專屬摠廳使御廳句管
公田則給代私田則給價作爲屯田從便耕作田畔
插抹年年修補水道隨力疏通則必當永久有效矣

上曰所奏是矣公曰當此大役節用爲上本所應下
及賞下外如京鄉民自願軍給糧等需雖以賑廳施
行賑廳本無財力姑爲推移先用後將以本所請得
者從便還報矣。上曰可翌月公奏曰於義洞本宮
南墻之外全爲菜田實爲寒心城中片土不得起耕
然後當有益於水道且以事體言之城裏耕田事甚
如何東村菜田若給價本全爲濬川所其他起耕處
一並嚴禁似好矣。上曰龍興舊宮近處皆爲菜田
寒心卿之所奏是矣公曰甲冑米有餘資蓋節用故
有餘而武士等今番濬川效勞甚勤其所餘者承

傳教分給酬勞似好矣 上曰好矣公曰今番砲賞
自濬川司舉行而本司姑無木儲請得條上來後還
報次兵曹木一半禁御兩營木一半依臣稟定貸來
頒下爲好矣 上曰可翌月公又奏曰濬川節目中
有遺漏者叅軍巡行時家前民人之事關巡行者勿
論上司所屬與軍門軍卒毋使進來直爲推治事定
式施行恐好矣 上曰可越一月公奏曰水標直前
則無用今則甚緊使濬川司庫直兼察令兵曹給價
爲好矣 上曰可公曰五間水門門鑰體重不可預
授於部將此後則凡於雨下時自兵曹不待部將之

請鑰別定軍人趁速傳送使卽開門而如有遲滯之
弊當該郎廳論罪事定式似好矣 上曰卿奏是矣
以此分付該曹公曰五門鐵門修改是營繕事而今
番則自濬川司改排矣此後一依城堞修改例當該
分授軍門擔當舉行料則兵布磨鍊輸送鐵則自戶
曹量宜輸送爲宜矣 上曰可公曰濬川司以三軍
門朝房輪回入處之意載於節目而以今番事觀之
堂郎與下屬彷徨川邊未有坐處不可不定一屋子
以爲信地本司濬役時有買置之家以此推移足可
變通稟定然後始可舉行矣 上曰可公曰濬川堂

德宗皇帝實錄卷三十四
上皆有實職兼帶勢難專意於疏濬之事郎廳雖勤於巡行而自是年少不無生疎都廳一員姑勿減下以三軍門別將千摠中勤幹者自本司啓下使之旬管久任責成必有實效矣 上曰可其冬公奏曰濬川時區劃財力還送惠廳者尚餘數三萬石姑爲分屬三軍門勿論買賣屯田與從他拮据每年加辦四千餘名役軍以爲隨力疏鑿之地好矣 上曰可越一年公領相奏曰濬川時川邊被災之處請代土固自有據至於此處距永渡橋甚遠設有近來覆沙之患不當歸怨於濬司况濬司當初則有請得之物力

故可以給代者卽皆許給而今則便一如水清之空衙門所管者只是兩岸沙而已有何財力可以給代土者乎此亦自兵曹從便覓給好矣 上曰可甲申春惠堂李益輔曰濬川司編結時每日取來空石實有粹難責出之患年年酌定數爰以濬川司空石爲名畱置本處臨時取來用之似好矣公領相奏曰不時多定則各處實難粹辦每年略略定數會錄本處臨時取用似宜此則使備局酌定分付乎 上曰自備局爲之可也夏公領相奏曰濬川時編結之役真於負沙禁御兩營字內使其出番鄉軍饋飭使役後

會減濬川司則事甚便好矣 上曰可

濬川事實

世廟肇開川渠疏瀹眾流錯綜經緯注諸水門歲月愈久疏濬寢廢山濯岸頽沙壅橋湮城內大川便成平陸生民受害逐歲滋甚墊溺之患迫在朝夕已卯冬 上亟命濬之遂令三公董飭以公及判敦寧李昌諤司直洪啓禧吏判閔百祥為句管堂上訓將金聖應禁將具善復御將鄭汝稷判尹韓翼暮等亦令兼管議成節目且委公以經紀工役定一公廨名濬川所置五所以禁軍別將田雲

祥後以禁衛中軍元重會代之行副護軍許汲訓局別將金聖

遇內乘具秉勳摠戎千摠閔百福後以前水使趙威鎮代之為

各所都廳後加差行副護軍梁世絢五衛將韓尙訥以訓局把摠李永

輔後以都摠都事李鼎炳代之柳燦訓鍊僉正李邦鵬中樞經

歷孫翼龍後以宣傳官孫相龍代之訓局哨官柳鎮普御營把

摠李纘徽禁衛把摠鄭景曾訓鍊主簿柳春積武

兼洪雨輔宣傳官南舜詰為郎廳分所董役令軍

門及諸道供鐵炊木炊鍋錡簣畚之屬越明年庚

辰二月癸巳先祭白岳木覓及川渠之神仍自興

仁門外永渡橋始役蓋都城川渠之所發源者北

有白岳西有仁旺南則木覓東則駝駱其出白岳之西仁旺之東而自白雲洞來者逶迤南流經慈壽宮橋與玉流洞樓閣洞下流合爲禁清橋又南而爲松檐橋而社稷南慶熙宮北之水經承傳色橋入于橋北又南而爲松杞橋在敦義門東北景福宮內之水由北御橋西南流者入於橋之東北慶熙宮內水之由方木橋東流者入於橋之西南南迤東折爲毛塵橋三清洞之水出於白岳東麓南流經十字橋與大隱巖下流之從景福宮西禁橋合慶會池水過禁川橋東南出南禁橋者會爲

中學橋南流爲惠政橋入於毛塵橋西又東而爲大廣通橋在鍾閣南皇華坊貞陵洞水自西而東爲軍器寺橋又東而與倉洞水閣橋下流合又東而爲小廣通橋又與會賢洞長興洞下流及明禮洞下流合又小北爲曲橋與大廣通橋之水合爲長通橋又東而爲水標橋又東而爲河梁橋舊稱新橋長壽橋及履塵洞水東北流入於橋西又東而爲永豐橋俗稱孝經橋鑄字洞下流及部洞暗里門洞下流並北流入橋西又東而爲太平橋俗稱馬塵橋橋之上南北俱有別港在南者源出禁衛南別營經無

沉清寧諸橋至訓局焰硝廳之西入于川在北者

卽二橋舊稱蓮池洞橋之水發源於昌慶宮之後苑由禁

川橋出宣仁門傍水口南流至新石橋或稱黃東

迤南折經蓮池洞來灰洞濟生洞之水南流入鄉

校洞東折而為把子橋橋在昌德宮敦化門之南

把子橋之水西與禁衛營下小渠之過敦寧府來

者合東與北營水之由曜金門傍水口入昌德宮

之禁川橋出丹鳳門傍水口來者合又東過宗

廟前橋梨峴洞橋入于橋之北又大小安國洞之

水南流過大寺洞為通雲橋俗稱鐵物塵橋在鍾閣東穿

過大路折而東流入二橋之南達于川由太平橋

而下為五間水門亦有別港南則雙里門洞及南

小門洞之水北流而入焉北則初橋舊稱東橋之水其

源一出於惠化門之傍一出於泮宮之南東合流

而過於義洞本宮又南流為初橋在興仁門西過

初橋數十步達于川過五間水門東而為永渡橋

南小門洞下流一派又有出二間水門者與大川

合於永渡橋之西自永渡至松杞橋凡三千餘步

其廣則永渡橋五十二步太平橋三十四步永豐

河梁水標長通諸橋皆廣三十四步小川有十餘

步者有不能十步者有二三步者焉五所之外別設三所分屬三營門將臣使之夾助於是大渠小溝傍流細派靡不疏鑿舉皆暢達注之于永渡橋始焉沙土填川全塞八九少有雨水輒致泛濫今則川之深廣復舊而橋下皆容人乘馬回旋水標之只現數尺者今則全露一丈五間水門舊設鐵門高五尺有餘間爲沙土所壅不得開閉別設木閘而改其門止二尺許近年沙益積二尺之門亦不得開閉而水道之通不能滿尺每遇霖潦水必侵城而北注于興仁門今則沙土旣去舊樞乃現

去木閘而改鐵門一如舊制水門左右及中間石築之頽壞而沉埋者撈出改築補以他石凡近橋處多用石築初欲於川之左右連亘築石以事力未周日子遷就乃姑編木深插椿杙如籬柵狀以牌木交互編結實土植柳俾相支吾小川亦如其堅緻牢固亦足耐久姑以防沙岸之崩而擬於前頭以石代木焉凡其所掘之沙或鋪於街衢汗下之地或填於衢衢淤泥之處或買空垆廢屋而積之橋梁之昔有而今壞者宜設而未及者並購石而成之如丹鳳門外之橋於義本宮傍之新橋

毓祥宮前路之御橋泮宮之洞口橋集春門之御
路橋洗心洞之橋彰義門內之兩橋訓練院傍之
兩橋明禮洞貞陵洞多芳洞諸橋之類也廣通橋
及五間水門永渡橋石俱刻出地之限又刻庚辰
地平四字以表來後疏鑿之度也四月己丑功告
訖役凡五十七日而役民三日得十五萬雇丁五
萬餘費錢三萬緡米二千三百餘包役已畢 上
親臨水門以觀之堂郎以下賜賚晉秩有差仍
命會宴於鍊戎臺

節目

濬川司都提調三公例兼提調六員兵判判尹三
軍門大將例兼一員備堂中啓差郎廳以三軍門
禁松叅軍例兼○川路之湮塞皆由於禁松之不
嚴植木之不勤山底田之冒耕外餘家之漸繁自
今以後嚴禁松勤植木近山起墾及犯川造家者
照法嚴處○自松杞橋至長通橋屬訓局自長通
橋至太平橋屬禁營自太平橋至永渡橋屬御營
而橋梁之圯石築之頽流沙之積編結之虧者巡
山叅軍一體巡行論報堂上及時修改○大川有
頃則三營合力修改細川有頃則各其屬營修改

母論大川細川有頃者使家前修改若浩大則以
本司物力雇軍使役而每年兵曹錢三百兩訓局
錢一百兩禁御兩營各錢三百兩區劃以爲本司
需用而疏濬之役雖自軍門舉行大摠判尹管之
巡審等事兵判主之○城內畜豬亦爲川塞之一
端依法典嚴禁

附
橋梁

自甲戌至辛巳凡四條

甲戌夏公

御將時

奏曰二間水門上流水道雖爲疏鑿

而此是光興門直路故旋卽填頽從前橫流於訓練

院前歸於五間水門間者良以此也排置小石橋然
後可無此弊所當自營繕舉行而卽今戶曹事力難
責如此役事且其地形近接下都監故訓將欲爲辦
財經紀可見其爲國共濟之意而軍門之獨當設橋
亦關後弊若自備局如干財力分定於各司使之添
補則體面稍正事亦易諧矣 上曰可

庚辰夏公

戶判時

奏曰諸處川渠旣皆濬之大小橋梁

多有修改完築處而石材甚難矣 上曰公家有可
以推移先用之物乎公曰年前爲闕內營建時所用
自戶曹有買得石材方置於訓練院矣 上曰姑爲

取用闕內用時更爲貿用好矣

夏公

戶判時

奏曰濬川旣訖而橋梁之役尙餘矣成均

館食堂橋亦當並濬而其第末橋昔有今無故欲置之矣典僕輩以爲霖潦之時祭官受香而來或有越負之事云計其物力不至夥然欲使軍門給價作橋矣 上曰可

辛巳春大成徐命膺奏曰泮水石橋頽圯處修補之役一時爲急而戶曹則以爲濬川司當之濬川司則以爲戶曹當之曠日相持尙未舉行濬川堂上今方入待必有指一 下教然後可以舉行矣公

左參時奏

曰濬川司只爲濬沙而已橋梁修築之役以何財力當之乎此乃自戶曹捧甘營繕而舉行者也今若依營繕例舉行則濬川司亦可指揮分授軍門而爲之矣 上曰濬沙則濬川司當之橋梁修築物力則自戶曹當之其舉行則濬川司爲之可也

附 植木

自庚午至壬申凡一條

庚午秋公

御將時

奏曰臣聞故老及術士之言皆以爲

自興仁門至光熙門地勢甚卑虛自外洞見闕內必爲植木補其空缺則甚好云臣意亦以爲城內置五

聖訓

卷三

營繕類

川渠附植木

聖一

馬路而於空地植木至於茂盛則可補地勢之空虛而取落葉之利於國於民可謂兩便矣 上曰若欲守城則植木亦好矣何必稟後爲之耶公曰國事非自下擅便者若得都民三日之力廣拓渠道而別植雜木則不過四五年後當茂密矣 上曰東方空虛故門額之字城外甕城皆取補空之意植木最好而守城定計時人以灌水爲慮此非可憂而雖慮灌水植木亦有障遮之益矣公曰 下詢大臣以爲便當則臣當與畿伯同力鳩聚雜木種子必於十月內栽植矣 上曰若使畿營求樹木則必求民間且其來

納之際必有情債此不無民弊自御營擔當好矣公曰雖與畿營同力若至爲民弊則臣豈不慮乎今不必以朝令卜定於民而一依閭閻調軍例不計其多少而必於入城時隨得來納則何至爲弊乎 上曰當更思量下教也壬申冬 上曰養木事將若何公御將奏曰濬渠然後聚其泥沙於訓練院近處作爲高阜然後養木於其上爲好矣

津渡第三

御製引

津渡之設上應天津九星置舟楫以通行旅嚴譏禁

以止奸宄曲江之繁華壯皇居也淮渠之委輸裕邦
用也我朝初置渡丞後改鎮將古所謂司津使者橫
江館吏也其任則重於邊塞之乘障其人則不過各
營之列校固圍備豫之責於渠乎何責而往往侵漁
之患及於八江之居民予於年前特遣繡衣詢瘼而
察隱者此也抑公之癸酉筵奏中鷺梁設施之說竊
有感於予衷粵自華城奉 園寢以後年年展省路
由是江爲便鑿蹕之利涉創置舟橋之美制廨宇奐
新旗鼓動色乙卯之春陪我 慈宮駐駕於龍驤之
亭風伯清道虹梁如砥來歲甲子又將如之於千萬
億樂且無疆公之前言若待今日恨未與公同我宮
樽復接家人之殊禮仰慰長樂之孝思以寓予小子
備物之養也

自辛未至戊寅凡六條

辛未夏公御將奏曰津船變通後楊花津屬於御營
廳矣本津以江都初程所關不輕而凡百不成貌樣
古則有自 朝家劃給募入之規今難輕議別將既
是營門將校本營所屬本牙兵一百名以其近處居
生者從便分定使之勾管一如本色次知之例以爲
緩急使用之地且自本營備置如干還穀欲爲接濟

津卒此不過本營設施者而勿論大小不敢擅便謹此仰稟矣 上曰可

癸酉春公

均堂時

奏曰京江船隻使三津別將句管事

曾已定式矣頃見漢江露梁別將則一則老昏一則生疎並即汰去分付自辟該軍門使之往復均廳可合將校極擇差送好矣 上可之夏公

均堂時

奏曰京

江船隻分任於三津別將使之句管捧稅別將衣資津屬料米均廳方欲從厚加給以為勸獎之地而大抵三津移屬軍門之後津船之政比前着實而積年拋棄之餘凡事十分無形為先修改津舍略置津卒

然後始成官員貌樣可以有賴於緩急而目下均廳事亦得以藉力矣楊花則年前有所筵稟措置漢江則訓將今方改葺津廨願畱軍欲為次次出送云亦當可以成樣至於露梁則該營聞有修舉之議而姑無變通之舉一依訓局例從速設施斷不可已矣

上曰可甲戌秋

上以松坡之屬廣州者移屬均廳

附土田稅使別將舉行事

俯詢公

御將時

奏曰若依

三津例使別將勾管則勝於廣州之句管別將勿為苟充各別擇差事定式似好矣 上可之

甲戌夏

上因訓將金聖應所奏以津船改槩時漕

船許賣各津事 下詢公御將時 奏曰漕船退木京江

所願者多皆歸於不緊津船近因木物之不下將無
以修補若依訓將所奏而處之則漕船退木將為實
用以此分付戶曹定式施行似好矣 上可之

秋公御將時 奏曰各津船隻渡涉多少不均令各軍門

五十隻式分定修改似好矣 上曰可公曰京外船
隻盡屬均廳而聞自前屬於各宮房各衙門之船用
賄下屬圖出勿禁公事名雖屬於均廳實則屬於各
宮房各衙門不可不嚴防弊源矣 上曰可

秋公均堂時 奏曰近因三津船隻之磨鍊詳聞臨津船

隻事情則名雖屬於摠戎廳修改物力則例以免稅
復戶劃給而京外士夫受其結卜價而次知修改云
未知緣何曲折而不但事面之苟艱重津船政亦甚
疎虞其在深遠之慮宜有釐正之舉此後則嚴禁其
防納令摠廳計其結卜直為捧上限年修改會計用
下永久定式恐不可已矣 上曰免稅給于摠廳修
改令均廳依諸軍門例勾管可也

戊寅夏公御將時 奏曰各津津船移屬軍門而東道諸

山童濯船材難於新斫故以戶曹漕船舊退者取用
事定奪遵行而但其取用之際不無紛紜不均之端

此後則自戶曹每於舊漕船發賣時均排五軍門次
次分給後始請新材於備局為好以此出舉條施行
似好矣 小朝可之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四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五目錄

別考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五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五

別考

御製叙

奏藁之有別考猶文藁之有別集也公之事業俱載原編六類各以彙輯而六類之外亦有可採者若以不屬於六類而不之收錄則不幾近於零金之淘汰瑣珠之撥遺乎况秉陽秋則揄揚 毅皇之功烈扶義理則敷奏辛壬之事實尊 祖敬 宗則 華押之糝帖 寶墨之哀集褒忠象賢則崧陽之請酌貂裘之提達設廳纂次備考告成而東國文獻於是乎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 卷三十五 別考

大備凡此數事可以有辭於後人而義僧之防番保
民之置司戶兵吏之申額外都庫之定株皆出於祛
蝟毛之弊塞尾閭之門而以至所謂瓦子之柴燔冰
丁之石藏利用省費之效不止於一時則亦豈曰小
補也哉又况獎詡也倚毗也敦勉也眷念也前後
恩教書之又書不一書之欲知公不世之遇者當於
此編求之遂作別考一篇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五

別考

自乙丑至己丑凡六十八條

戊辰秋公

畿伯時

奏曰澆奠床器數邑各不同事體未

安令該曹酌定器數行關分付以爲一例遵行之地
似好矣 上曰可

庚午秋公

戶參時

奏曰本曹書吏續大典所載六十人

外加出十人所授料布通計一年則其數夥然當此
節損之時不可不釐正此後書吏有闕則勿出其代
似好曾前兵曹書吏元額外有加數故相南九萬筵

稟後加出有闕勿補今亦依此嚴飭定式爲宜前判堂之意亦如此矣 上曰依續大典施行

癸酉秋公

禮判時

奏曰權以亨滅死之後其妻周行公

卿家流涕致謝且言明年當有赦可以得放以是爲幸云矣 上曰厥女穉惡且甚黠矣公曰厥女能感

動 天心而臣等不能感回 聖心臣等誠愧矣

上曰厥女八年露宿如一日誠可謂苦心矣公曰此事可以風動關塞矣

甲戌秋公

備堂時

奏曰聞分院燔造木槽憑藉點退弊端無限云使本道定價直送本院似好矣 上曰令

廚院相議道臣循便爲之

冬公

御將時

奏曰瓦署燔瓦以柴草代吐木事頃承

下教而宰臣韓翼暮在沁都以空石燔瓦則善成云空石猶可燔則柴草尤無可疑卽爲申飭似好矣

上可之

乙亥秋公

兵判時

奏曰兵曹員役每朔朔下自有定數

則何可隨時加下而前判書洪啓禧適當均役初頭本曹員役將至難支故不得不若干弛張而繼之者不知其意次次加下殆無限節此所以大臣深加遠慮一併裁革者也其後自 上下詢當初加下之由

爲軫員役可矜之狀以臣之方兼均堂特令與兵曹相議加定俾作永久之法而頭緒煩細因循未果臣適待罪本曹始爲點檢而料度則員役形勢誠爲可悶而若無一切之法前頭 朝家所不知之中惟意加定勢所必至無寧及今定規以防無窮之弊就諸般上下都數凡名色之不正者朔下之不齊者一并革去量其身役之劇歇公用之夥寡參互加減以定恒式比前濫加八十餘同之數至減三分之二又以臣今番從他區劃之數而計之則一年所加下不過七八同以此遵行則在公別無大段所損員役亦可矣 上可之

員役料布恒定式例

本曹員役等朔布比年以來增減無常殆無定規至於四等上下之類亦不無前頭增加之慮故抄出式例錄于後○各色員役朔下及衣資旣已裁定而褻貶債歲饌債之獨不定式一任其雜錯斑駁者有非隨弊釐正之意故詳考前例商度磨鍊作爲一切之法以防隨時希覬之習以正一曹均

視之法如是定式之後下輩如或夤緣圖改則非

但員役之嚴治當該郎廳亦為論責○忠順衛子婿弟出

充隊而公私賤之免賤落講校儒院生之○各道有子婿弟忠贊衛原從功臣支忠壯衛戰亡子孫補

廳分排十二番每朔收布關西則并以○各道補而無前役者

充隊落講并以年條收布一疋而逃老故無代定

○每朔京有廳三十人作廳分排於左右巡廳東

南所忠壯衛廳輪回入直六十人作廳每朔三○

有廳中在喪及各軍門將校軍兵扈衛廳當朔付

料軍官禁軍內局書員諸衙門藥房醫員議政府

中樞府已行直長錄事觀象監祿官寫字官 宗

廟 社稷各 殿守僕司鑰別監入番內吹禁府

羅將政院書吏備局書吏及年未滿十五歲者並

減布○有廳木六十同三十四疋二十尺內關西

木十四同四十七疋二軍色定式移來木二十四布十四同零因 特教減除代錢二千兩每餘丁

同內有廳料米三百六十石價十三疋年自二軍色移來事辛亥正月筵稟定奪

冬戶判李喆輔奏曰戶冰革罷後二萬張捧上價本

令該曹加下事定奪而姑有掣碍難行之事矣公兵

奏曰當初戶冰之設法意有在城內之民種種坊

役難堪而江民則無妨役故使之伐冰輸納行之已久且伐冰礮水防納圖利之弊只當痛禁而已豈可因此而遽罷流來之戶冰而剗開給價之例乎上曰所奏是矣其舉條勿施前後判尹從重推考已丑冬公領相奏曰臣於藏冰事常有所見敢此仰達矣外方營邑少有事力則輒造石冰庫况御供進排之京冰庫乎以內冰庫每年所入言之戶曹上下姑捨勿論當此東道諸山濯濯之時樑木體木椽木等所斫來者其數夥然一年二年勢將難繼越此時鳩聚物力造成石冰庫則雖有一時之費將為久遠之

計而亦可以尊事面矣上曰內冰庫乎並東西冰庫乎公曰臣意則先試內冰庫後可議東西冰庫矣上曰誠好矣公曰如此大役當付之於軍門三軍門合力與一軍門獨當之難易便否臣姑未淡量從當消詳更稟當入財力亦當區劃稟定而既承下教先出舉條以為舉行之地似好矣上曰可冬公兵判奏曰朝家當初有二疋之役故忠義特用寬典為一疋之役而今則凡諸二疋減為一疋而忠義則非但依前一疋而已其入番之際苦狀甚多反不如騎步兵諸邑給保應番誠為可矜宜有變通

獲遺書卷之三
卷之三
之道矣忠義在京者例爲入直而在鄉者給價代立
臣謂收合錢木於在鄉忠義以給在京忠義則好矣
上曰與備堂消詳成節目可也

丁丑夏公

均堂時

奏曰因掌樂院提調李昌諡申晦所

稟樂工加保四百六十名給代事 命下矣當初加
保之定給者不過一時權宜庚午良役變革時在所
革罷而深軫本院事勢姑不革罷只爲寘之於不給
代秩矣蓋元奉足外加保不罷尙無恙矣今忽請其
給代誠萬萬意外大抵樂工生元戶六百三十名各
作六保元戶若又防番而自京代立則一人名下所

受當爲十八疋今以每元戶十八疋通計折錢則當
爲二萬二千六百八十兩加保所捧亦爲九百三十
餘兩以此需用則樂工有何難保之理本院有何苟
艱之慮而只緣無賴牟利輩都占其許多所捧以致
其弊之滋甚本院堂郎不念揀此弊源反請不當得
之給代豈不慨然今此加保給代特爲防塞仍令本
院從長釐革則好矣申晦曰本院樂工樂生自是遐
方殘民來寓京洛旣無料布只以奉足爲資生之計
情狀本來可矜今此加保其來已久且多曲折而自
均廳謂之加數不爲給代渠輩稱冤呼訴不已故向

來 臨門時臣等果陳達蒙 允即為受出分給一人所食雖甚零星猶可為支保之道到今還寢則渠輩必落莫矣此豈出於為本院需用之計哉均廳若詳知其形勢則必不如此矣公曰今此加給者以臣見之未必惠歸於樂工而徒損均廳之財力此已可憫至若無賴輩專利害公之弊不可不釐革矣 上曰加給代姑寢商確更稟可也戊寅夏公均堂奏曰樂工奉足非不多矣以年條預賣之故本保布歸於各衙門料利之資反責均廳之加給代是果成說乎今欲痛革其弊源則其勢不得不依提調所達覓給

本錢然後始可永久遵行而均廳則給代外貸下一節非所可論當自賑廳推移貸給如是之後樂工等若復踵前習則安在其筵稟大變通之本意乎此則不可無申飭矣 上曰自本院往復本廳成節目施行可也公曰本院提調雖以萬五千為限今此捐出公貨使之端本者非為樂工也蓋由於祭享所關之不可泛忽故也年條預賣處勿論公私並令以當初所給本價計還則雖不滿本院所請之數足可相當而亦有實效此亦出舉條申飭好矣 上曰可已卯夏公戶判奏曰 宗社 陵寢 大內公廨之

役繕工監專當舉行則工匠雖微所係者重諸上司宗班士夫家凡於私役發差推捉掣曳深囚輒及該吏而且其使役或不供饋給價工匠難支舉皆逃散卽今案付不過十餘名事之寒心莫此爲甚自今上司諸處無得任意使喚事嚴加定式如前橫侵者自本監草記以爲防弊之地似宜矣 上曰可

夏公戶判奏曰國役所入大小木物外監專當進排而自本監論報本司則本司酌量多少計其條數發關於江原監營以爲貿斫流下之地而近年以來本道不諒事勢輒爲防塞往來之際每致愆期不可無

變通之道一年應入之木物數爰通融磨鍊成節目舉行之意分付好矣 小朝曰可

外繕工監國用木物數爰磨鍊節目

近來諸山日漸童濯誠非細慮今此變通雖出不獲已其所酌定不宜過濫考見各年所用多少而居中磨鍊每年以大不等九株八尺中不等五株九尺小不等十株大椽木一千二百二十株中椽木二千二十株小椽木二千三百二十株樓柱六百九十株作板次樓柱五百二十株宮材五百九十株材木一千株長松木六十株豆里木二十株

長耳機次大長松木二百二十株定數許斫而監
官差人姓名及木物數爰自本監修成冊報本司
受關到付監營買取畢買來後卽報本司以爲憑
考之地○今此木物磨鍊乃是常年繼用之數
國家或有大段別役果爲不足之時則自本監量
其容入論報本司以爲受題買用之地

至己丑春公

領相

奏復木物都庫仍成節目

都庫節目

外繕工監革罷後依前都庫爲之事旣已定奪有
根着勤實人京外合十人抄擇定額策應國役而

進排木物今若如前都置於江郊則時急國役易
致遲滯各樣木物量宜分峙於便近處以爲內外
相濟之地進排木物一如車馬契例隨其出關次
知筭員詳細考準計數給價○外監元貢米及役
價條合二千二百四十四石一斗六升八合七夕
每年自本曹庚辰作米條推來時一依該廳磨鍊
移來而役價條一百八十七石十斗依舉條出給
該監外監所當之諸般徭役使之一一策應○毋
論都庫與外監有木物然後可以策應國役而近
來原營必於定數內減株流下故木物絕貴貢人

難支今番外監之革罷亦由於此也自今爲始一
年國用木物自本曹酌量定數報備局行關而定
數之內毋得如前減削事亦自備局嚴飭原營○
國用木物與私商有異每於流下之際所經各邑
稱以收稅多般橫侵故所買木物比當初定數太
半減縮此豈報備局買來之意乎此後買木時依
蔘商例自曹帖文成給以爲憑驗後依事目勿侵
之意各別嚴飭○木物流下時次知筭員前期出
往江上烙印着標而流下後計數出給都庫人使
之策應國役而烙印木物或有流中損奪之弊則

毋論內司與諸上司各宮房所屬重者草記嚴處
輕者移法司重繩○紫門營繕中報役處物力多
者次知筭員進去摘奸過濫物種稟告堂郎從實
減削而若或不謹舉行一毫浪費則並與摘奸
筭員而一體懲治而此等弊端該監本色郎廳亦
爲照管嚴飭俾杜尾閫之泄而實入後還下木物
隨其都庫人所告一一推給使不至如前闕失之
地○近來木物踊貴比之當初折價已有不足之
慮而至若樓宮材椽木船板等物尤爲價廉難買
前後貢人之以此呼訴既是實狀則今於變通新

募之初不可無軫念之道叅酌增價俾無落本稱
寃之弊○年年買來木物似無盡用之理宜有餘
數而翌年春末流下前如有不時國用則以此餘
數當爲進排而都庫人不顧國用私賣某樣木物
每當國役輒致窘遁此後如或現發於本曹則移
法司刑推定配○曾前都庫人策應時長薄松板
必於買木之地引鉅流下故及其取用之際果無
不足之弊而近來木商輩利其作板買賣以體木
流下故貢人輩臨時引鉅體曲尺短一立用處虛
費多立如至百千萬立則本曹之耗失將爲幾何

自今都庫人買木時長薄板必以樓柱材木依準
折引鉅流下而若有釐正作板之事當該地方官
時時摘奸卽報巡營轉移本曹以爲各別嚴處之
地流下後長薄板如未滿元定之數都庫人亦爲
移法司繩以重律

秋公備堂奏曰捉虎論賞關於常賑廳嶺南旣已許
施則他道一體許施而更爲嚴飭好矣 上曰可公
曰捉虎狀啓有不可一切防塞而但其猥雜專由於
各道兵使之各自狀聞故也此後關西則兵使報監
營後監司始爲狀聞諸道一依關西例施行事定式

好矣 上曰可

冬公均堂奏曰各司員役之有朔布而無料者請受

平倉還穀故臣果許給矣今年適歉渠輩無路辨米

願以均廳所定米價納于總廳均廳給代者計此數

而加劃米還豐歲則以米直納歉歲則輒用今年之

規則員役可以聊賴在均廳則亦無一分損益之事

矣 上曰可

庚辰秋公戶判奏曰近來掖屬與諸上司員役輩徵

索之弊日益甚焉前有契房例債又有別人情而猶

或點退而操縱或囚禁而侵責不勝支堪此一節嚴

禁似宜矣 上曰可

冬訓將金聖應以南北漢義僧番錢事陳稟公備堂

奏曰當初自兵曹收捧分給蓋以守禦使之在於外

也今則既在京使守摠兩營依其磨鍊數直捧而至

於造紙署僧價本付之摠廳今難區別自摠廳都捧

後分給好矣 上曰依此為之義僧一也一體付之

仍以僧錢分納兩營事 下詢公曰兩營則有多費

情債之弊自兵曹捧之似好矣 上曰可

南北漢義僧防番變通節目

南北漢之有義僧蓋為兩山城設立之時居僧鮮

後漢書卷之八十五 卷之三
少守直孤單不得已以鄉僧排朔上番俾助其役
近來額數漸增弊端滋多一義僧治送之資或至
百金立番之時又稱負債逋糴徵隣徵族甚於良
役今我 聖上既減良布又蠲奴貢惟彼緇徒獨
未霑惠此 聖上所以亟令變通者也夫騎步兵
諸員之屬例皆停番雇立兩山城軍官卒隸亦使
城內人受價代番則何獨於義僧而不可用此法
乎况近來兩山城居僧比前稍繁每番數十名義
僧之有無無甚關緊何可一任其受弊乎論列事
宜作爲節目外方義僧停其上番而叅以道里遠

近酌定防番之價山城居僧使之代立而量其公
費多寡劃給雇立之資使鄉僧無往來難支之弊
城僧有代立受價之利至若摠攝之管轄諸道僧
徒不可因此而弛其法依前規舉行應行條件
開錄于左○諸道義僧罷其上番代納防番之錢
使兩山城居僧受價代立而防錢則量力酌定雇
價則從優磨鍊然後京鄉僧徒俱不受弊兩山城
義僧元數七百七名防番錢以遠近中道差等磨
鍊湖南一百九十八名嶺南二百四十九名每名
定以錢二十二兩湖西一百十四名海西六十六

名關東六十名每名定以十八兩京畿二十名寺
殘僧少甚於諸道比他減半每名定以十兩六道
防番錢都合爲一萬四千三百五十四兩內除馱
價實數爲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兩零而一萬二
千十九兩則爲兩山城一年應給雇價公費其餘
爲南漢添給錢及閏朔繼用之需紙價割送之資
○每番兩朔雇立僧糧料錢公費錢合每名十七
兩式磨鍊上下○在前義僧之役初非一僧身役
乃是各其寺收斂資送者故今此所納既是各其
寺合力收斂者則一時都納尤爲順便一年六番

防番錢依各樣軍保例前一年十月內盡數上納
而或有過限不納之弊則當該守令從重論罪解
由拘碍之法亦依軍布例施行○畿內各寺中
陵寢守護事體自別彌陀寺奉獻寺奉先寺奉恩
寺奉仁寺高嶺寺奉仁寺等七寺防番錢永勿舉
論○各道義僧之分屬兩城法意甚重今雖變通
防番若其管屬於兩城摠攝則與前無異如當緩
急徵發之時則摠攝之發號令義僧之赴信地一
依前規舉行○南漢雇立僧一年六番合三百五
十六名每名兩朔雇價公費錢十七兩式六千五

十二兩添給條七百六十九兩五錢七分閏朔條二百一十一兩自京至山城馱價二十七兩○京畿忠清江原黃海全羅慶尙防番錢合七千五十九兩五錢七分自兵曹捧上都數移送於守禦廳○北漢雇立僧一年六番合三百五十一名每名兩朔雇價公費錢十七兩式五千九百六十七兩閏朔條一百八十四兩自京至山城馱價十二兩合錢六千一百六十三兩自兵曹捧上都數移送于摠戎廳造紙署助役價四百兩自兵曹捧上後移送次

辛巳夏內資提舉李益炆奏曰內資寺以逐日供上衙門捲草奉安之所事體甚重而目今最爲緊急者供上所用水芹菴盡入於濬川土蓮田之在永渡橋下流者酷被水災永無田形故莫重供上進排之人舉皆逃散自朝家宜有急時變通之道本寺庫在戶曹旬管米一百石劃給惠廳錢一千兩亦爲限十年貸下則員役貢人庶可支保矣上曰大臣戶判之意何如戶判尹東度曰內資形勢誠可悶而贅役價米雖欲劃給實爲無名故前提調亦有書請而未免防奏矣公右相奏曰內資寺形勢難支誠如提調

所達而田稅則事體甚重不可以在於本寺之庫而許作本寺取用之資至於賑廳錢量宜許貸以抹目下官供之急限四五年以其貢價直爲分數移報則公私似順便矣 上曰依大臣所奏自賑廳五百兩許貸可也

冬前東伯金孝大奏曰本道監營中軍今爲落點職又兼討捕使而元無廩料劃給之事揆以事體亦甚未安矣公領相奏曰各道監營中軍料米例自營需中上下元無自 朝家別爲磨鍊之事關東亦何異焉然如以無所區別爲難則就營中都數而略定其

料亦似無難矣 上曰令備局稟處

冬前東伯金孝大奏曰丙寅年間爲鐵嶺防守建寘一小刹於嶺底而既距大路稍間番僧料布分徵於道內各寺而近來僧徒散亡北漢義僧猶難堪當况添此役乎且北路鐵嶺外又有三方路故設寘防營於鐵原則此一寺既無益於緩急反有弊於一道而亦未敢遽然請罷令新道臣待春巡詳察形便狀聞稟處似好矣公領相奏曰臣則未知本事而真是通北要衝處則數十孱僧何能有無於其間只見貽弊之不貲貽笑之不少矣然可罷與否有不可造次間

仰達矣 上曰令備局稟處

壬午春前海伯李澥奏曰鄉里爭鬪之習卽海西瘠
弊臣與一道士民約束凡有起鬪者不問是非而罪
之幾乎寢息莫敢售其舊習矣更加嚴飭道臣此後
加有復踵前習者論以重律似宜矣公領相奏曰鄉
戰之弊奚徒海西乎諸道亦皆有之其本不過校院
爭任也官長若偏於扶抑則其害無窮莫如兩治而
兩解矣 上曰令道臣守此法勿致葛藤事申飭

春公領相奏曰今番臣自北關回還時東伯送言中
路以爲西北人移入關東者無數竊欲刷還而旣爲

我民逐送亦如何故不爲之云此事必有曲折如是
紛紜移來誠可怪矣 上曰何故如是公曰或有難
安之端而不能知矣歎年則流民之轉徙不是異事
而近來西北連爲豐登而兩道有根着稍實之民空
然移居於關東者其數夥然而關西尤甚云不卽推
還之道臣推考移居之民使之卽爲刷還事分付於
三道道臣伊川鐵原等地卽西北往來之路也自該
府常加檢察亦豈有此弊此後則各別照檢初勿越
送事亦爲申飭似宜矣 上曰可

秋公左相奏曰司僕馬場外面項小洞特爲起耕許

入本寺諸員而今番中冷浦移徙民人一體許入事
頃已稟定蓋此地距箭串甚僻遠隔數岡起耕居生
少無所害而中間禁止既因朝令今不可直自本寺
許施更爲出舉條舉行似好矣 上可之

秋公

左相時

奏曰年前樂善堂重建木物卜定於湖西

海西以來而前後國役幾盡取用所餘不過六十餘
箇而亦皆腐傷不堪用今則改建始役當在開春許
多木物當此災年既不可全數卜定體大木物又難
一時鳩聚卽聞公私木物之被執於原營不得流下
者甚多云今此大役東伯亦宜出力卽爲分付原營

赴此水漲之時毋滯流下以爲及時取用之地而地
方官及分院收稅並勿舉論卽卽護送之意亦爲分
付似好矣 上曰可

癸未秋公

太常都提時

奏曰奉常寺典僕等全管祭享其

所斗護不可不拔例本寺負役之都屬於下典蓋以
此也頃年申飭之後舊法益明更無他慮而渠輩生
理則甚薄意欲則甚濫或不無厭避隱匿之弊臣方
查正成案指導其生業似有興起得力之望矣但念
此輩名雖典僕異於尋常公賤從前拔身多經守令
邊將此後拔出成就者亦當依此例無所拘碍而其

中粹生濫計并與其本名而欲避者較其利害圖入
圖出以紊其根派者并施以蔑分亂紀之律事更爲
申明定式似好矣 上曰可

甲申夏公

太常都
提時

奏曰太常坡平柴場之年前變通

爲其調發六邑之民貽弊甚多故也民人使役更難
可論而既有之柴場不可等棄以更爲設施之意頃
日定奪矣其刈取之雇價及輸運之船價以本寺稅
穀酌定劃給使該府句管舉行事成節目停當從今
自可無弊遵行而年久之後其或不謹舉行以致上
納之愆期則當該地方官自本寺草記論罪事嚴加

定式使之惕念奉行似好矣 上曰可

冬 上曰昨日李膺中以漢文惜百金之費爲言此
言誠是矣以秋曹京兆徵贖之弊言之可謂浚民膏
澤之甚者方當講究治道之日此弊釐革尤爲最先
務卿宰亦必講確而予當先自變通矣公

領相
時

對曰

臣等伏聞此 下教誠不勝欽歎均役出而爲生民
大惠蓋二疋減爲一疋最是 朝家軫恤之意也至
今幾年行之無弊而今又申飭徵贖之弊則誠是
盛德事矣若禁其徵贖之濫則京兆秋曹員役輩料
布出處亦宜從他磨鍊然後尤爲完全臣等已有所

商量而下教先及於此尤不勝喜悅之忱當次第變通矣

冬公

領相時

奏曰京兆秋曹員役今雖定額前頭如或因事憑藉稱以無料任自加出則其弊無窮雖一額若有犯者各別論責之意亦爲定式似好矣上曰此後任意爲之者當該堂上施以制書有違之律越數日 上曰員役本無料布今雖剋減必無冤矣公對曰然矣欲設本曹叅知而旣無法制且涉不緊故寘之矣 上曰好矣必也正名贖錢所納之庫名以保民庫則好矣公曰誠好矣 上曰外方贖錢除之

可也米錢豈自步而來乎上納時有弊矣公曰官耗條年年所餘幾至九千兩除給四千兩則外方贖錢雖不上納可以恢恢矣 上曰憲府料布雖如惠廳戶曹至於禁亂當行之事矣公曰憲府則元無料布矣旣定新法則必也擇人矣

乙酉春瓦署別提朴師行奏曰本署畱在爲痼弊故判書朴文秀陳白蕩減餘數猶五百餘訥如有國役元燔之外加入則輒外上私幕此後則外上且路絕匠人輩勢將難保矣公領相時奏曰瓦署果多畱在而不可每每蕩減凡於國役若一向責之於畱在則亦

是行不得之事惟在戶曹從便闊狹矣 上曰令度支商量闊狹可也

夏訓將鄭汝稷奏曰臣待罪統營時日見本營凋弊難支之狀敢此仰達矣本營以海防重鎮凡所設施極為浩大校卒之一一年料下甚夥然專以三南會外耗穀取用而退計十年前則幾至四十萬石近年以來荐值凶歉漸次減縮今則元數僅為十七萬石故一年應捧不能當一年應下許多料資無以繼給實為萬萬可悶均廳所納錢代米二千石耗穀漸優間姑為停納則庶為一分支繼之道矣公領相奏曰當

初錢米相換既出曲念海防之意今若并與其米而蕩滌則均廳事勢豈不可悶乎將臣以為若取該營應捧應下之數而叩筭則可判其言之不誣云事實如此則亦不可一向靳持若使數年豐登則停捧之數漸次還捧自可繼用限其穀物有裕間姑為許施亦或一道矣 上曰可

夏戶判鄭弘淳奏曰司僕寺以北道年例入送木花不足之數即令本曹充數以送事草記蒙允矣曾於丁丑年間度支之臣以太僕專當舉行筵稟定奪故翌年戊寅又值縣歉至於本寺以草木充補以送則

到今本曹之替當亦恐未安矣公太僕提舉時奏曰太僕之代行戶曹事誠無謂而行之亦久今難可議今則并與舊儲而計數猶有不足故不得已草記矣以太僕言之不足數之欲移戶曹事理即然以戶曹言之既移太僕之後勿論不足與否不欲更當亦自有據矣 上曰草記寘之

夏工判李泰和奏曰本曹雖閑司進上進排責應浩多公下每歲不足凡係公用未免廢闕員役輩不無渙散之慮進上進排等節亦將有生事之弊 下詢廟堂從長變通為好矣公領相奏曰工判所奏誠然

矣均役之時不能盡數給代故故判書洪重徵據實陳達至有加給代之舉以本捧與代給者計之於一年公私用下則少無不足之患矣中間一二堂上不善區處以至於多逋難支之境今若以為工曹雖罷何關之有云爾則已不然不可無自 朝家別為變通之舉然變通之後其弊又復如前則將若之何此甚難處矣 上曰令廟堂從長區劃可也翌月公領相奏曰頃因工判李泰和所陳至有財力許貸曹例變通之定奪矣蓋工曹一年所入足可支用而因其滲漏多般以致莫可收拾其時叅判鄭弘淳久帶本

任熟諳弊源且兼備堂故使之從便裁定一如保民
司之磨鍊刑漢城府事例之爲矣弘淳今雖移陞他
職備堂則自如依前句管斯速就緒之意分付似宜
矣 上曰可

秋 上曰領相見釋王寺乎公對曰臣見之矣 上
曰甚凋殘否公曰大抵寺刹今則無不殘弊矣 上
曰奉 三朝御筆矣往北道人者皆入見乎公曰直
路則皆然矣而又有 先王朝手植之梨木年年進
上矣今則難繼進上云矣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倭國之甘藷爲名者向來萊伯得來

三本大如鵝卵摠守御三將各受一本去取種聞於
石确地善成故對馬島有之云矣今番濟牧尹著東
去時使之往復於萊伯得之矣聞李泰遠之言考之
本草有之而曰南人多壽者以此云矣 上曰東南
郊好田地皆芹菘可惜矣公曰豈特芹乎瓜與真瓜
之屬甚多而此亦生理亦奈何而最可惜者南中好
田都是南草田可悶矣今甘藷若如胡瓢之賤則足
可救荒矣

冬公

領相時

奏曰臣於夏間以政府事有所仰陳至承

從長區劃之 教矣蓋本府署事時則未知如何而

以耳目聞見言之規模凡百異於他司元無位田所收及保人所捧其所聊賴只是數處漁稅與諸道求請而漁稅均役以後元無給代之事求請不但事面之苟艱年前亦入裁正中今則削之又削更無餘地臣等雖無攸爲自有體貌而所謂隨率無以接濟未免東西乞債雖如朝紙亦難分報輒致種種生事名之以相府其爲艱辛苟且不可使聞於人此外些少愁痛之端嚴不敢細陳目下事勢不可不略加變通均廳給代則其在杜後弊之道無復可論其他經費又難着手此外別有一條可議者北關詳定釐正時

自有磨鍊外京司所餘武庫等諸處省減者其數亦頗不少此則乃是從前所未有者也就此中限數三百兩劃給則或可爲分排救急之道矣 上曰無不足之患耶公曰臣深加消詳則果無不足之慮而可爲永久之道故始與僚相該堂相議歸一有此稟定矣 上曰可

冬公

領相時

奏曰訓鍊院旣已重修守直凡事宜加遠

慮然後可無如前頽廢之患而本院員役其數甚少不成貌樣顧今經費雖一二名決難加出或以爲將臣兼管則可以得力云而大典所在之官職不宜容

易增損此外不無可以少變通者能麼兒廳便是本院仰屬今以本院後邊行閣中一處作為能麼廳使之移接其員役合付於本院與本院員役同為舉行於兩處使役該廳堂上不必別為差出一員訓練都正依前例兼又三員以三軍門中軍例兼事定式小事令該院成節目永久遵行事分付好矣 上曰如是變通極順便依此為之

戊子冬公

領相時

奏曰坐更事雖微因前後嚴飭殘民之蒙惠則大矣近間則稍稍解弛有勢力者有攀緣者幾皆得免無勢無告之民自不免疊當偏苦事之

痛駭莫此為甚京兆其果飭五部而嚴守朝令部官亦果從家座而親執定次則豈有或漏或疊之弊耶一番嚴繩使諸官知所畏戢然後實惠始可遍究從當隨所聞請罪而為先以此意另飭使之釐正好矣上可之

己丑冬公

領相時

奏曰諸道贖錢之屬於保民司者蓋欲其罪人之照律句管京司法意非比偶然而諸道前後所報之數極其零瑣不似莫甚况其照律罪名與都數多不報來是豈遵奉朝令之意乎蓋其所捧之贖各有應下雖除其許多應下而報來其所作穀

大道將過累百石小道亦不下百數備局諸議或以爲揆以事面當爲酌定其數云而此則近於太切切且申飭之後貴在大體從今以後毋循前例加意優報照律者毋論杖與配無遺謄報以爲憑後之地至於幅債之屬於保民司終涉苟艱待贖穀有裕足以支調然後始可議變通爲先以此意嚴飭諸道使之着意舉行似好矣 上曰所奏然矣依此爲之

保民司節目

法司卽詰奸之職任而惟以照律徵贖爲先務爲官長者亦豈樂爲而一應衙門之需用許多員役

之接濟皆從此出發禁也亂塵也推捉也照律也雖云兩衙門職分內事而不計事之當爲與不當爲惟以徵贖爲事者徒爲官家糜費吏隸口腹之資罪重而力贍者於配於杖從願徵贖在渠適足爲幸在官反爲失刑貧窮殘民數錢辦出如毛龜背而不問難易勒令納贖枷械鞭扑宛轉呼號冤痛切迫之狀足以上干天和顧此矯揉之道必先區劃官用與料布使執法之官意在行法不以徵贖爲務然後有罪者不得倖免無罪者可免橫羅不當贖而贖者自當不期除而除而至若八路收

贖雜亂之弊無邑不然故一體釐正舉行節目條
列于左○關西小米二萬石自今年耗條二千石
本道監營作錢六千兩每年赴歲末上納○帽利
銀二萬兩還屬戶曹其代關西還小米二萬石耗
米二千石作錢六千兩亦爲同時上納○均廳給
代錢七百九兩依前磨鍊○漢城府戶作錢每年
三分一三百三十六兩依前磨鍊○外方贖錢勿
爲作穀以錢上納嶺南湖南關西各四百兩海西
湖西各二百五十兩京圻關北關東各一百兩合
二千兩赴四季朔分排上納○刑曹漢城府書吏

合九十人料布以甲冑米自賑廳依前姑爲上下
○以上各處來錢一萬五千四十五兩依經用例
赴限輸納於賑廳自賑廳一依甲申節目每於朔
末上下○兩衙門懸房贖甲申釐正時旣已通同
磨鍊今亦依此施行各樣贖錢分屬兩司

辛未秋公

禮參

奏曰

列聖朝御押求見則

仁廟

朝以下御押似皆得之而

顯廟御押海昌尉孫吳

載維家有之

孝廟御押東平尉孫鄭養淳家有之

矣

上曰持來耶公曰尙未持來而以奉來事禮曹

指揮矣

上曰後日奉入可也明日司饗主簿鄭養

以下
故事

淳繕工奉事吳載維入侍 上曰汝輩奉 御筆而
來故欲召見而問之矣公奏曰昨日盡爲進覽耶
上曰盡爲奉玩而盥手潔服仔細披閱則感懷采切
聖祖友愛之誠意藹然見於文矣作帖寶藏得見於
今日亦可見東平尉之周慎矣 上顧公曰卿亦見
之乎公曰臣亦奉玩而其中公主諱字則不敢見故
使兩家子孫遮掩而得見 御筆則鄭家所納中上
欸誠貴矣 上曰然其中草花尤貴而如魚箭漏房
等 教雖是戲談亦可貴矣公曰 仁廟 孝廟皆
有花押韓西平家有 仁廟花押具綾城家有 孝

廟花押矣 上曰韓西平家何故有之公曰一則
孝廟下外從札也一則 仁廟私札也 上曰具綾
城家在花押何以書之公曰與養淳家所藏彷彿矣
上曰 光廟御押予在潛邸時得見於龍門寺矣公
曰 列聖御押詢問集聚後作帖以進乎 上曰予
已見之當使寫字官摸寫公主諱字後以入矣此等
事金遇秋善爲之矣吳載維亦知之乎金遇秋之筆
成就者皆汝祖之力也公曰 仁穆大妃手筆則
殿下覽之乎 上曰不見矣諺書乎公曰或有諺或
有真矣 上曰在於何處乎公曰臣從兄家有之矣

上曰今日入之好矣公曰此乃私家寶藏也臣誠惶
恐而其中或有佛經語矣 上曰此事多矣不必異
矣得見 顯廟朝下公主 御筆辭語貴矣而尤可
貴者 明聖聖后御筆也 慈殿覽之爲 教而予
則初見矣鄭家所藏下段事不知某事而皆戲事耳
公曰帝王家慈愛之情與閭閻無異想來不覺欽仰
矣 上曰待其聚會次次以入可也 上又曰 景
廟御押知之乎公曰不知矣 上曰此後若知之則
別作帖以入好矣公曰 仁廟花押則知之而 景
廟花押則不知或自內有之乎 上曰予則知之矣

公曰然則 殿下代押似不妨矣 上曰然今亦有
承旨代之之事代下後摸出好矣予之押卿等亦不
知乎公曰何以知之 上命中官持來筆硯親書下
之曰此中一則予押一則孝章之押也公跪受曰當
各各作帖乎 上曰予意有在將來則元良自當上
之別作帖可也各有套書從當考見而下之矣公曰
小臣雖奉承而手自持去恐未安矣 上曰何害之
有禮堂親自持去可也公曰道理不可於私室摸寫
以公廨爲之好矣 上曰以禮曹爲之無妨矣 上
曰 仁廟以後皆繼得乎公曰幾乎繼之矣 上曰

鄭曾吳祖皆古人故帖冊而寶藏之以其事而想其人矣此後則非但內入外司亦當寘之以爲將來表準之地可也公曰外則寘于江都及史庫好矣上曰可上又曰孝廟花押不知矣昨見有草蟲而顯廟仁廟相繼有之矣公曰以閭閻間言之文章筆法皆有來歷矣上曰行仁行善而以爲自足者乃自暴也公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者誠格論矣上曰然矣上又曰鄭家所納御押中戲辭卿亦見之乎私家亦有婦人字乎公曰古有之而近則無之矣上曰公主奉祀孫直付直長

乎公曰未詳矣俄者下賜花押置諸臣袖中而去終涉未安矣上曰卿是禮堂親自持去可也後數日公又奏曰仁廟朝御押得之矣上曰持來乎公曰奉寘于本曹矣上曰世廟朝御押成化十八年書下龍門寺有之矣公曰世廟朝御押非但外方有之京中李厚達家亦有之云矣列聖朝御押幾皆得之而景廟朝御押終不得之只得花押矣此後所得御押自政院入之乎上曰可公曰仁廟署押花押西平家有之云世廟御押入來時同進乎上曰可越十餘日公又奏曰孝廟花押

今始得之誠幸矣 上曰然矣公曰 御押既盡摸

畢摸後待 陵行回鑾一件則納于 大內一件則

當藏于史庫矣 上曰今之所聚會幾代耶公曰自

太祖至 當宁十一代矣 上曰然乎多得矣公曰

當宁稱當宁 王世子稱王世子乎 上曰可公曰

擣砧等事依 璿源譜略為之乎 上曰然

丙子春 上曰鄭文忠周夢書院在於何處耶禮判李

成中對曰在於開京矣公時廣雷奏曰龍仁亦有之矣

上曰誰是圃隱子孫耶公曰今御將於圃隱為直派

矣 上曰漢以太牢祀於孔子墓耶公曰然矣 上

曰闕里誌有之耶公曰有之矣 上曰北漢志誰所

作也公曰僧聖能所作也 上曰漢高偉矣太牢一

祀能知尊聖之道故光武繼之能為右文之治矣公

曰幸太學尊聖師是明帝矣 上曰圃隱致祭墓與

廟如何公曰嵩陽書院似好矣

辛巳秋 上命書警世問答後 上曰范睢拜秦王

亦拜此文法好矣故崔奉朝賀起興讀范睢傳必起

拜云矣公時相奏曰此非崔奉朝賀言也即故監司

任奎之言矣任奎本來好文章故與人讀此傳必起

拜讀之云此乃取秦王虛受范睢之言起興也任奎

少時人有請學范睢傳則必起拜而誨之云其時世稱文章之人其氣像可見矣 上曰善文故然矣

冬 上命讀右相尹東度上書及 東宮下答至寒素

二字 上曰右相自是寒素耶公領相奏曰右相之

父為正卿正卿之父為副學副學之父為南臺其上

又有八松 上曰然則非寒素之家也公曰此家規

模處若寒士故用寒素二字矣

冬 上曰入侍注書為誰藥房副提舉李彝章對曰

金翊休也公領相奏曰故領府事金蓋國之五代孫

也輔國領府事稀貴故蓋國後百餘年只有申思詰

一人而已

壬午春 上曰自古人臣之立節多矣而至於帝王

立節 毅皇外無矣公領相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

而 毅皇殉社千載所無至於吾死無妨而生民何

罪之 教不覺愴然墮淚矣昨日之舉出於追慕之

聖懷臣等孰不欽歎 上曰一隅青丘 大明猶在

毅宗之靈亦當洋洋矣昨日心感今作此舉今夜夢

中得拜 毅皇矣公曰此是至誠所發矣

甲申春公領相奏曰先正臣宋時烈家有 先朝所

賜貂裘先正記其所賜之意於裘之後背尚今宛然

云矣 上曰使之奉入可也

秋公領相奏曰我國之於彼人實有忍痛含冤之意

而但朝臣中讎冤自有淺深嫌避亦當有限節先正臣宋時烈嚴於此義理至引朱子五世之說為言而朱子本文以為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又以為五世則自高祖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今若參考朱子所論及先正之言自朝家限數定式則恐好矣 上曰此後則限五代可也

乙酉秋 上命承旨讀辛丑八月日記至李廷燾疏上曰其時大臣之使廷燾陳疏者不善為之事也以

此之故為其執言之端矣公領相奏曰其時大臣只

欲為 宗國定國本而已至於疏本之出於誰某不必追議矣 上曰如欲為國大事則大臣入對稟定豈非可乎公曰從古為大臣扶宗社處只見其大體而已些少曲折則何必細論乎讀至一則書 延祔君三字承旨逡巡不敢讀 上命讀之讀至李真儉云云 上曰真儉有何事乎公曰真儉之其時一疏亦凶慘矣讀至 當宁上疏第四章 上曰予疏中毛骨俱悚之語伊後思之稍以為過用矣故金奉朝賀在魯謂子曰不可不用此語云矣公曰安得不用此

語乎讀至輝賊凶疏 上曰渠無可惡之事昔年温
幸時予以寶劍渠以兵曹隨行矣且如鼎行之祖沈
最良者以山事與臨安共爭予於宗簿草記落臨安
而立最良故聞其家嘗稱予爲恩人云矣此輩無可
惡予之事矣此乃偏矣公曰雖曰偏以偏爭之事推
以上之至及於不敢言之地此所以爲逆矣 上曰
此蓋出於偏故曾聞其言曰某某等所共爲之事豈
可用之乎云云矣公曰渠若只斥某某則雖臣等何
至沫血致討而其疏語至及於建儲事則渠之爲大
逆何所逃乎如人家奴僕相爭而以爲此上典當作

彼之主云而并與其主而讎視而下手則其罪當如
何 上曰予嘗以此爲偏意或以爲一邊人之驅之
矣今覽其疏則用心果叵測隱然有意思心志無狀
矣予疏中毛骨俱悚之語非過矣覽彼疏而若不曰
毛骨俱悚則人事殊常矣且於伊時予若欲得免則
亦豈有今日乎公曰此一疏專與戊申乙亥爲表裏
矣 上曰予在前未嘗爲此教矣今始發之矣 上
曰其孫誰也公曰東渾矣 上曰此則亦非出於偏
而渠自踴躍爲真逆矣李秉泰所謂殿下若以此爲
出於黨則臣等無足更爭云者此言是矣公曰然矣

上曰今則豈可復有偏乎公曰到今豈有不奉 聖教者乎 上曰若然則便是鳳輝矣

冬 上曰聞諸臣畢宴後欲進箋文云然否公領相時

奏曰俄聞諸承旨方發文顯祝之心皆懂懂矣 顯

廟朝七十以上賜米肉設酌故相臣金壽恆官位最

高首題箋文矣 上命玉堂進讀文谷集 上曰其

製作文氣滉漾矣曾經文任乎公曰今世亦少如此

之文矣十八爲進士狀元二十三爲文魁三十三爲

文衡四十四拜相矣 上曰黃欽入耆社乎公曰頗

享年而果入之矣 國朝李貴齡四十拜相享年九

十最爲異常矣

已丑秋公領相時奏曰楊氏世系臣果見之以叔向爲

鼻祖中間雖或斷續而蓋爲四十三世矣第未知一

千二百年必爲四十三世與否矣 上笑曰甚勤矣

上曰金判府致仁亦善於譜學乎公曰此大臣雖無此

工先大臣誠博識矣公曰工於譜學者多知人隱隱

口雖不言殊不緊矣 上曰都提調李昌諒亦國姓乎

公對曰然矣而宗班代盡後卽有科宦屢世縣縣至

於此大臣而大顯矣大姓中光山之金最壯其次沈

尹而金則八代平章道學文章節義俱有之矣 上

曰金判府何貫乎公曰清風而左相金陽澤則光山矣

上曰芝峯類說誰果開刊乎玉堂有之乎公曰無之

云矣 上曰三不知之中一則水刺一則薛里而一

則何也僉曰不知矣公曰東平尉所作故事聞見最

益於後生亦可觀矣 上曰然乎

秋公領相時奏曰故相臣閱鎮遠備說上孝下慈事臣

至今欽誦矣雖間有不逞之徒而五十年煦育之恩

臣竊以為不無效矣 上曰予於閱亨洙為四寸親

矣公曰金閔兩家有功於 宗社而經天地亘萬古

不易之義理也 上曰予知之矣

冬公領相時奏曰我國文獻魯莽至於事大交隣疆場

關緊之事亦無類聚臆寘者事甚可悶使備堂中數

人別為句管或博考於前後臆錄或傍證於公私文

字作為便覽以為隨處憑信之地似好矣 上曰所

奏誠是依為之備堂鄭存謙李最中使之句管可也

公曰兩人固好矣判尹元仁孫都承旨蔡濟恭亦令

一體句管宜矣 上曰可明年春公領相時又奏曰今

此編緝廳設於備邊司則似甚便宜且堂郎孤單加

出可堪人則可期成效而申景濬雖不善言語聰明

精詳練達機務真可謂備局文郎使之董力好矣

上曰可

文獻備考編輯堂上具允明元仁孫徐命膺蔡濟恭李最中洪名漢鄭存謙李潭金應淳

郎廳趙瑒洪龍漢金鍾秀尹養厚李得一徐浩修黃榦申景濬洪纘海

乙亥夏

上教公

訓將

曰昨聞左相

金尚

所達卿事

以下
辭免

過矣公涕泣曰臣雖至被罪何敢行公乎臣於當初未知何樣入之追後聞之則異於諸臣所奏矣臣之如此者非敢顧一身也 國家亦宜曲軫保全臣之道而臣今又猥當重任此尤為臣不得保全之道矣上曰此無他必欲盡除朝廷倚仗之人而如此矣公曰此非媚嫉臣一人而然惟望生成之澤矣 上曰以此觀之則訓將必長時每每如此矣不但卿之如

此此則往牒所無之事故昔在戊申不廢水刺今番則廢之予之痛恨既如此卿何可以此概懷乎公曰此是千古所無之事故臣之如此者非為身也即為國也 上曰如此則尤宜凝然不動卿若是則豈不副凶人之心乎公曰 聖明在上臣何患之而中夜思之凶人之設計豈不懍然乎 上教領府事金在魯曰左相昨以訓將事仰達故今者召見而訓將必過聞而然矣訓將事過矣過矣在魯曰凶賊之語必出於疑動 上心之計而訓將則其後又除他職處義之如此殊不恠矣 上曰必善壓然後可以鎮定

矣今見訓將之容貌常時必不如此矣訓將必過聞
而然矣鼎行之招既以盡除倚仗之人云則可知其
語矣公曰臣何敢顧一身利害耶臣亦仰揣 聖意
所在而惟願曲加保全矣 上曰此所以保全卿之
道也不然則將不知彼又以何事藉口末梢事亦何
以爲之耶須平心勿復爲辭可也

辛巳夏公

右相

奏曰臣蒙

聖上不世之盛眷位至

大官殫竭圖報卽臣血忱而臣之地處異於他人且
力所未及處臣亦何爲 聖上已燭其本末若寘臣
於閑局以開進身之路則敢不盡瘁國事乎 上曰

今日常叅出命方外皆知以意在出卿而予則知卿
之必出於今日矣乘此期會與卿共爲國事而卿之
忘身二字前已面諭諸臣雖欲奔走無領首何雖命
常叅其無大臣何今此大拜予實負卿非不知之而
一爲 宗國一爲世道矣

夏公

右相

奏于

小朝曰小臣地處與他自別不敢

當三事之任而適會 大朝欠和之日他不暇顧蒼
黃出肅已失素守而初意則必以死祈遞矣近日臺
書之後 邸下面諭諄複 大朝亦靳退斥故逡巡
至此而忘廉喪恥罪無所逃矣 小朝曰頃已言之

復遺書卷之三十五 卷三十五
卿若辭免其於國事何必如是縷縷矣余亦有所
量其勿復辭焉公曰詩不云乎不諫亦入 邸下既
已推廣此心如火之燃如泉之達進進不已則其爲
睿德之光爲如何哉 小朝曰頃已面諭雖一時豈
可忘乎當銘念焉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小臣以不肖無似從前踐歷固非踰
越本分一死報國 聖上亦已俯燭矣在宰列之時
庶以爲保無大過及陞此任非不知瀝血力辭而事
同副急黽勉出膺今則職名尤極隆高若復因仍則
不但增戾於臣身必當添損於國體伏望俯從披瀝

肝血之請矣 上曰今者之辭果是意外此非言此
之時也公曰如此而馴致於周年則國事多誤臣罪
益深且首席尤異於他相小臣之悶迫尤在於此矣
上曰卿心予知之卿奏予諒之予雖衰欲與卿共理
當今捨卿而誰也

癸未冬公

領相時

奏曰陽復之日雷有發聲臣晚始知
之陽復後此事雖異於陽復之前而此莫非臣之罪
惟望遄被譴罰矣 上曰惟當恐懼修省君臣同勉
以爲應天以實之道矣公曰非謂此也臣之待罪已
三年矣全蔑報效無所攸爲尋常怵惕如負大何今

以天心之未豫可卜輿情之不協至今蹲冒雖出苦心實愧面目若置之於西樞散秩誠臣之幸矣 上曰今豈卿退辭之時耶天時如此尤難捨卿矣

乙酉夏公領相奏曰臣之筋力非敢自衰而任久責

重難以驅策特蒙 聖恩許臣遞免則至於 國家

大事豈敢自同以退閑之身乎 上曰予中夜攬衣

亦多思惟卿非老相豈可捨卿乎公曰臣豈敢自便

為心忍負 聖上克保之恩乎然臣之情私去益闕

迫矣

乙丑冬 上教公曰予無鑑識而嘗知承旨之先父

以下
恩遇

且承旨以齋任一見於崇文堂而不無所量矣孔子曰聽其言觀其行古人云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豈可易知而獨承旨初見之時固已知之而猶恐其心不如面矣近來則尤知其可仗矣遞出未久而今又重除者蓋欲使鍊習國事也且予五十三歲只隔一日元良亦實而予則身經艱險故雖有過中之舉而無不自知元良則自初安逸未經艱難若不知予苦心法予之過舉則為臣下者實難矣沃土瘠土之教亦錄於常訓而今日下教實有惓惓于承旨者須無忘今日之教可也公對曰臣亡父之

事 殿下二十餘年立朝本末 聖上想必盡知而
今復提 教辭旨懇惻臣俯仰泣涕不知所達臣才
智魯莽學識蔑裂誠不足備任使之末而今此 下
教辭意謹當終身服膺以爲一分報答之道從今以
後勿論燥濕夷險筋力所及則雖水火不敢避矣第
向日過舉時非不知碎首 天陛必爭乃已而臣之
處地非可擬於風稜敢諫之臣故含意未果實不勝
惶愧 殿下於臣雖一不戒飭臣於常時亦有以仰
揣 聖上期待賤臣之意謹當以謹拙規模作爲報
國之圖矣

癸酉冬 上曰吏判今日出仕乎承旨金陽澤曰不
出矣 上曰有陳章事乎陽澤曰頃者一次陳書矣
上曰元良批答必循例而似不敦勉矣 上曰驪陽
則兵判行公矣豐陵則雖出仕與此有間今則元良
聽政故也光城曾於銓曹何以爲之耶陽澤曰叅議
則在國婚前而叅判判書則元無除拜之事臣父亦
拜亞銓而力辭不行公矣 上命書傳旨曰吏判今
拜實爲世道頃聞大臣所奏於吏議時有下教者而
不可以此撕捱冢宰矣於議號時不待牌招肅謝進
叅其後以冢宰特召則累次下教終不膺命予則曰

得體點下時不覺元良聽政之後事體有礙於此於彼一向強迫非禮使之道吏判洪鳳漢特解本職

上曰此乃吏判行狀之資也以此出結末好矣

辛巳春 上命書內局都提調金尚魯不叙 傳教

仍曰此何等時此何等時頃者故左相李以前領相

金尚魯代屢奏而心有不忍故不許矣噫右相閔百祥沒

後國事罔涯而猶待來月國無相扈衛無將此三年所無而今則廚院直宿之日亦無都提舉二猶寒

心况三乎且今日不可一刻無都提舉而於休致奉

朝賀俞拓基何於高尚趙判府事浩載亦何國體重矣行

司直洪鳳漢拜相 上曰昔年拜相時開三曆涓吉

而為之予之起坐而呼寫傳教者以世孫在坐故欲使知重大臣之意也予又空然欺洪鳳漢矣 先王

之深仁厚澤浹於民心予又鎮壓而坐故雖保無事而國勢則誠凜然矣朝廷久無大臣今而後頗有所

恃矣都下百姓庶可鎮定於此下教矣洪鳳漢藥房都提調及扈衛大將除授又 命史官傳諭于公曰

噫今日國事予雖不言卿豈不知拜相之由業已下教今何架疊噫此何等時此何等時予負卿子負卿

且為國勤勞心常悶焉其况此任乎雖然到此地頭

亦不可顧卿所重為國所重為公斷斷之忠勤勤之誠予已知之頃日亦諭於故右相閱百振紀綱舉賢能鎮囂習濟元元一公心同寅協卿何辭焉卿何辭焉而此時藥院亦何循例三章卿其體小子之意即起視事弘濟時艱

夏 上教公曰卿若一出藥院之門則其心必若霄壤予之拜卿非止於藥院而已須思忘身報國也公右相對曰臣之報國之心豈止臣一身而已闔族思報而實多掣肘之端反復思量決不可仍冒從當以劄仰陳而豈敢假飾為哉 上曰卿於國事豈有餘

於重宰而不足於大臣耶以卿坐地冢宰似難而今則非冢宰之比也趙載浩之拜相也予在孝章宮謂孝純曰予負汝云爾今乃非但負卿實負嬪宮也

秋 上謂公左相曰予於癸亥年大射禮時卿為掌議予始知卿今則所恃者卿而君臣三十年苦心惟卿知之矣

秋 上遣承旨傳諭于公左相曰噫此何等時 宗國凜綴民事罔涯鼎席之在京協贊者只有卿矣噫禁紋綴禁酒皆予苦心而潛釀不止以此推之紋綴之禁莫知果行禁令之初為許多市民寬其限許區

處今已十六年矣况此等之時予心耿耿召問市民
若有餘在一齊區處使朝鮮市廛更無紋緞而所餘
豈意一斤雖非紋緞見洪政丞三字以此觀之卿所
不知可知且其中同爲處分者俱非紋緞既是唐物
予已見之噫于今世道方欲自強之時宜先大官貴
近此猶嚴飭則紋緞之禁尤嚴故噫纔免相之大臣
此等之時卽爲處分朝無一相心雖愕然人君處分
當先乎本故雖呼寫而處分顧國事而無語予意則
以卿恒日之心爲今日輔我之道不動心而笑受曉
聞扈衛廳印信處於東門外云以此觀之卿心可知

頃者免相卽謝西樞卿以此心今何過乎較諸先後
輕重異焉豈徒卿也雖庶官此等之事家長何知且
只禁紋緞故王公匹庶此外則皆用其若用之非塵
而何則於卿何有於卿何有卿之此舉身爲大官故
亦知予處分之意而予謂過矣予謂過矣更觀一兩
日欲爲下教親祭在近鼎席無人國事若此生民受
困一日泯默貽一日之弊噫非特何等時也頃者減
膳今已幾日悶旱恐懼乎若問其故往牒所無雖衰
世之君亦何有此噫予方謝 陟降而減膳其坐將
亡之國自諭此教雖自恧焉一日有君有一日之國

體不敢自顧爲國體而諭此尤不覺靦然坐而思之
臥而思之噫近因用心益爲衰薈不臥異矣此時鼎
席豈徒卿也宜備故今將下教先叙用乎卿仍拜前
職此亦苦心此亦苦心頃者免相之事旣伸廉隅處
義亦是而况今番處分之後卿之未足之心尤可伸
矣茲遣承宣諭小子爲國焦心之意必令偕來卿須
體君臣之大義顧國勢之極艱安心卽爲入城用副
小子之心

癸未夏

上謂公

領府時

曰領相見罷卿又見遞今則

只有右相矣昨日吏判處分子則實無愧於心故已

諭而領相如此則予反愧矣領相曾於國事少無差
誤卿亦不先不後而呈遞然予則羨卿等矣公對曰
伏承下教辭意懇惻小臣不覺涕下矣上曰今
見卿解命召入來將於國事何在卿雖一刻解任予
則知卿之遂所願矣公曰人臣之被國恩者何限
而豈有如臣者乎自廣州府尹驟陞至今日未嘗有
終一朔解符之時撫躬點檢實不知何以得此而今
日退處臣則自以爲塵刹之報矣然臣雖解職亦豈
可少弛慮於國事乎上曰原任係是備局都提舉
也昔故相李頤命雖在原任每以備局事入侍今則

時體不然卿須脫俗套備局如有事頻頻登對可也
公曰臣敢不入來乎凡於奔走臣當盡爲之矣 上
曰卿之言貴矣

秋 上曰儒臣洪樂仁進前俄以君臣交勉之意發
端未了矣予固知儒臣父之心儒臣之父亦知予心
君與相交相警飭則國不寧乎輿僿下賤雖或訝之
君臣各盡其道則自當無言矣樂仁對曰臣父亦豈
不知乎謹當歸傳 聖教矣

丙戌春 上遣史官傳諭于公領相曰噫卿爲元輔
幾年爲國用心之餘自冬冲子調攝身在保護浹月

焦悶纔少愈予又若此非卿筋力之強向國之誠何
能堪焉爲卿悶焉其欲勉副提舉而卿心想必缺然
故不爲其雖一時之恙知卿難強故特爲勉副兼帶
予心亦悵然卿心亦若何雖見向愈之勢予意莫知
何日起動良劑奏方今日益見其效而卿則調理故
特遣史官諭予此意仍命太醫其令更審仍慰卿心
卿須體予此意安心善攝其卽快愈自今以後君與
相庶可共愈而相見諒此意諒此意益加善攝
冬藥院都提舉金致仁奏曰洪領府終爲遭喪可慘
上曰可慘可慘致仁曰非但慘然國事悶然矣 上

曰果然矣今難復用矣致仁曰三年如須臾而其間誠悶然矣上曰其擔當國事極可貴矣

冬上曰有大臣在喪時勸肉之例乎左相金致仁曰臣未能詳知而曾見家中日記則於臣祖有如此恩典而曾聞申領府事晚家亦有是典矣洪領相自出身以後非外任則逐日入侍近來則凡於國事便自擔當爲之矣今已數月入處不勝瞻戀之忱云矣且筋力甚敗恐有生病之慮云誠可矜矣上曰豈不然哉本是爲國血忱矣上仍命承旨傳諭于公曰噫卿之若此之後何日忘卿左揆獨賢國事可悶

思三年悵然二字亦歇後語也然舊例斑斑故雖守此例此不過古例卿有弟亦有子所恃者此也雖然予心何弛特遣入侍承宣諭予眷眷之意兼於卿之子弟而示微意卿須諒予此意上曰其子弟見此而必誠勸其父兄而饋肉矣致仁曰然矣領府事見此下教則必感泣不待其子弟之勸而自進肉矣上曰想應然矣

冬上曰洪相家已返虞乎左相金致仁曰日昨入來云矣上遣史官傳諭于公曰考其日月問于大臣卿旣已返虞云今見惠嬪漠然無問而今乃知焉

此亦近日神氣尤耗而然日月之迅速一何若此思卿等之孝心予庸愴焉雖然引日雖過闕服杳然以予之心亦何抑乎况數日之內二相若此顧今國事此心何耐頃者承旨之往已諭予意而遵昔薑桂之勸自有次第事先令史官諭予眷眷之意吁嗟卿等昆季須諒此意自保

冬 上教左副承旨洪樂仁曰欲見之心不能自己特召之矣每思良相何日忘卿父卿父今作何狀樂仁曰董董保存矣極知惶悚而前後 別諭恩眷隆摯臣父不知所以報答惟切惶感而况三年積違之

心尤切耿結矣 上曰豈不然乎

戊子冬 上曰今見政稟歲月改矣洪領府已經終制乎都承旨洪名漢曰今日行禫祀矣 上手書于公曰今聞政稟若見卿焉開月朔朝予惟指日 上曰既諭手書前領府事洪鳳漢拜領議政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十五

